



一峯集  
四

廿七

~ 16  
2425  
4





和  
2425  
7-4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行狀

右議政清城府院君金公錫胄行狀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行狀



右議政清城府院君金公行狀



公諱錫胄字斯百姓金氏系出清風其先新羅王者  
裔也麗時有諱大猷官侍中三世而至昌祚又官侍  
中生仲源清虜將軍生瀨殿中又二世至奎司憲府  
執義生叔弼成均生貞生湜魁 中廟朝賢良科官  
大司成 趙先生首倡性理之學竟罹北門之  
禍事載八賢傳生德秀遭家難不仕號願真之訓誨  
後進多聞人 贈吏曹判書生棐軍資監判官 增



左贊成寔為公高祖曾祖諱興宇生負受業于牛溪  
成先生之門文行俱茂早卒不振 贈領議政祖諱  
堉由魁科進事我 仁祖 孝宗兩朝三位首揆為  
時賢相 謚文貞考諱佐明再擢儒科早以才望顯  
官至輔國兼兵曹判書久掌中權兼揔守禦大為  
顯廟所倚重卒配享 廟庭 贈領議政 謚忠肅  
後以公錄保 社元勳追封清陵府院君妣貞敬夫  
人申氏平山大姓 宣廟駙馬東陽尉翊聖之女領  
議政文貞公欽之孫也申夫人嘗夢五色爵而有如  
以崇禎甲戌閏八月初五日生公于漢城第勿岐

俊發聰警尤絕人三四歲已解文字文貞公大奇愛  
之嘗抱置膝上口授李白長句輒成誦不錯一字外  
王考樂全公鑑識素高亦奇公以為後必大貴以所  
著金圈而與之八九歲時出遊街上或指揮羣兒作  
戰陣狀或與表從兄弟陳設俎豆為進退揖遜其所  
嬉戲異凡兒十二三遍觀經史子集旁及稗史小說  
象緯算數諸兵家語靡不涉獵十四委禽于完南李  
相公之門李公又加器重期以遠到十八九戰藝科  
圍輒屈儕偶屢魁解額課試丁酉中進士第一生負  
第八名並冠發解遊泮宮與諸生疏請粟谷牛糞兩



一峯集 卷之七  
先生從享 文廟疏文多出公手辛丑 顯廟祔學  
試士公居第四初 命直赴 殿試因大臣言只令  
許赴增廣會試壬寅春捷會試第二又擢 殿試第  
一卽授典籍時公外姑夫洪公命夏判銓部以故久  
不調癸卯始拜司諫院正言甲辰入玉堂為副修撰  
移司憲府持平選帶知製教復拜修撰適授兵曹佐  
郎自是歲至丁未三載間連除直講騎省郎副修撰  
修撰副校理校理侍講院文學或一或再或至三四  
五六焉丁未春日本以我國接留阿蘭漂蠻於南陲  
而不相報知有違誓約遣差倭費喝而別有邀索朝

廷難其對棟公為接慰官公辨折以理辭嚴義正倭  
人懾屈不敢復出請求語四月公在萊館猝丁申夫  
人憂 上愍念公以 王事在外遽遭巨創千里奔  
討恐於中途貽傷特遣內醫護來蓋異數也已酉制  
除復授校理兼南學校授庚戌移獻納入天曹為佐  
郎適拜文學移校理仍帶春坊辛亥三月又遭忠肅  
公憂癸丑服闋又拜校理獻納兼司書再入銓為佐  
郎陞正郎兼帶芸館春坊南學漢學教授甲寅陞副  
應教移執義已適授太僕正兼輔德遷應教司諫薦  
入中書為檢詳陞舍人六月復移應教此公堂下淺



歷也其在修撰也正言李整劾新相許積不合具瞻  
上怒命竄整及憲府宋時詰等公以為積以吏能入  
相整雖狂率言者不可罪而大司憲李一相不能誠  
心爭執並疏論之上以公亦難免彼此之迹特譴  
罷公其為副校理也因冬雷上疏略曰皇天之所以  
仁愛我 聖上者可謂至矣前歲之彗卽數十百年  
來所未有之災也當彗之始出也 聖上之所以憂  
遑震惕激勵興發者雖商宗周王無以過此曾未幾  
時妖芒幸消而一日二日 聖懷漸紓震惕者變以  
為沮縮興勵者易以為弛惰以當日避殿減膳之心

而復轉以為平日宴安姑息之心矣以當日求言修  
政之心而復轉以為平日輟講停務之心矣是何周  
歲之間 聖心之敬肆檢放不齊之至於此耶今者  
天戒又作冬雷荐發轟轟燁燁光恠非常此固無他  
仁愛之天蓋欲以復警我 聖上之心以鼓其沮縮  
之氣以振其弛惰之政耳 聖上於此其可不思所  
以體天之心答天之譴以盡其修省之實以之而率  
屬臣工蠲恤民隱變委靡壅繫之陋習而為蕩滌振  
刷之宏規乎仍請停 兩殿進宴曰王者之孝異於  
匹庶夫必待布筵設席舉樂稱觴而後以為壽者此



乃常人之孝也至於奉宗廟安國家以四海之歡  
心以為壽者惟王者之孝為然目今冬雷晝星天災  
孔棘禾損菽無民事轉慘俯仰四顧憂虞溢目微臣  
愚妄之忱竊以為維我東朝亦必感然不寧於今  
日之受此樂也又請止慈聖溫幸曰夫聖候之  
宜於溫泉則言之久矣未知今者慈聖之候必宜  
於溫泉而萬萬無疑者其果如曩者聖候之比乎  
其鍼藥之皆無可施者其果如曩者聖候之比乎  
常人履屐之間猶不可以不慎况一玉趾之臨至於  
數百里之遠耶得志而再往尤為邵氏明戒聖上

於此亦宜惕然反顧罷不急之興造而熟思而善圖  
之也其論民瘼則曰方今民生之困悴可謂極矣以  
一身而為數人之役以一戶而萃數口之征以一歲  
而輸數年之稅嗷嗷怨謗八路皆然而國家之所  
刻法督意每不少恕者惟在於積逋之徵退賦之捧  
而所謂積逋率多指徵無處則留之不足以得國粟  
去之則可以得民心蠲其虛簿以施實惠計莫先於  
此者而令老必欲擁其虛簿以招實怨則臣竊未知  
此果何益於國家耶假使虛簿之中果有一二指  
徵之處得以浚殘民之膏血而想其催斂亦必無多



一峯集 卷之七 五  
矣而况自有明查之令今世之所謂才有司者舉皆  
詰民如詰盜德音未遍於窮閭而怨聲已徹於蒼穹  
則臣竊未知此果何益於 國家耶至於退捧一事  
其始也本欲為惠於民而終至於為民之大害夫民  
既不得納矣國雖不捧於民而猶可以支也故於是  
而有蠲減之意而今既不得捧矣又不忍便棄之於  
民故於是而為退捧之令其所謂退捧者即今日之  
所以為積欠者也臣嘗觀蘇軾知揚州時論積欠狀  
曰臣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臣每屏吏卒  
親入村落訪問父老則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

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  
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捧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言訖  
淚下臣亦不覺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  
云以夏麥既熟舉催積欠故流民不敢歸鄉嗚呼此  
數語者真可謂善言窮民之情者矣積欠之害古猶  
若此民怨之酷今亦何異伏願 聖上深察百姓之  
怨苦收回前日明查指徵之 命而特令該道並取  
癸卯以前積年雜色欠額悉行蠲免只將於見年前  
額責令盡完以一施曠蕩之恩而自今以往苟遇凶  
歲有可減則減之不可減則不減毋苟為退捧之令



一筆集 卷之七 六  
以為民害則今日救民之道寧復有大於此者乎昔  
在皇明萬曆初年輔臣張居正當國以為與其朘剝  
以資奸貪孰若盡蠲舊逋以利窮民令行而天下大  
悅臣每觀此事以為居正不過一時之才相而其規  
模廣大能識先務者乃至於此宜乎做十五年之治  
平也今 聖上以神宗已行之政施之於民以居正  
識務之道責之於輔相則今日吾國吾民亦豈無粗  
安之效乎頃者諫臣陳疏請取京衙門所儲銀布以  
代一歲之布役此其言亦義而然終不可施者何也  
今朝廷方欲取窮民口吻之餘以充積逋又豈肯捐

京府腹心之藏以濟貧民乎雖然臣於去秋忝在兵  
部適掌軍布得以知京府腹心之藏亦頗有尾閘之  
泄矣淑敬公主房之營造也上木工役三年乃畢臣  
竊算其工匠募役之價多至於二百十四同零以金  
兩折蓋不下七八千兩而若復以度支之糧料內司  
之所費兩計之則必至於滿萬兩有餘矣噫噫可謂  
多矣苟能以一宮營作之需移之於一歲之民布設  
有不足其亦幾何臣於是益知雖前日諫臣之疏蓋  
未始不可行也而雖用議者之言以盡蠲其積欠蓋  
亦未始大損於國計也又因雷變與同僚進劄曰上



一峯集 卷之七  
無興撥之志而逸豫之日狃下絕激勵之方而媮惰之日痼惟日趨於淪墊破壞之域而已矣古人有言曰迅而易矣者幾也往而不返者時也夫 殿下之臨御臣民今已八年矣其不及十年者纔二年矣 殿下試反思之八年之間所注指者何策歟而所作為者何業歟不聞其日進而惟聞其日退未見其寢昌而惟見其寢弊紀綱政令日懈一日國體君威日替一日譬如千仞崖岸雖未見崩墮之果始於何時而夷而復夷今且窪然而為谷矣盛年易過火業難持而扶衰補弊之政其真無可成之時矣當 殿下

初登寶位也承 仁廟之赫業繼 寧考之大志膺質夙茂令聞克著則有初光前此真可為之幾也而此幾既已失矣當頃歲妖疇之不警也懼謹告之孔慘憺憂虞之多端而 殿下之警動厥心者蓋嘗切矣招集羣僚大詢謀謨則因災轉祥此又可為之幾也而此幾又已失矣當前夏溫泉之返 駕也沉痾既祛舊學亦至志氣可以復勵德慧可以復進則舍舊圖新此又可為之幾也而此幾又已失矣難逢之會當面輒過易類之治舉足愈下則此今日有識之士所以不能無慨然憾恨於 殿下之日事倦勤也



今者暴客纔回噴言方肆庚寅之事猶未至此則拂  
亂增益此又其幾而臣等竊伏覲 殿下之所以措  
心立政猶未有以大異於前日而震惕之餘繼之以  
消沮消沮之後轉以為偷靡而惟將曰亦既勞止汔  
可少康矣惟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矣則今日之  
幾又安保其不為前日之虛拋耶噫今夫為州縣者  
一旬廢衙坐則吏胥為之寒心一日留訟牒則小民  
為之嗷嗷人君之事重於守宰則晰矣軍國之務殷  
於州縣則彰矣操作威作福之權而事事而拘宰共  
國家利勢之柄而惟日以遲回則逶迤遷就之際網

紀之潛替事機之漸隳蓋必有不勝其多矣晉接之  
期甚濶而愈廢文書之入雖眇而亦滯此雖每因  
玉候之多愆而其於君臣上下應酬交際之道豈不  
隔絕旁落而無餘存者耶嗚呼今日羣下之所庶幾  
日望於 殿下之一奮聖志非欲以自利其家也乃  
欲我 殿下之國之理也使今日 國家盡革舊習  
而以日臻於治安則此大榮也是榮也是羣下之榮  
耶抑 君父之榮耶使今日 國家不改此轍而終  
不免於危亂則此辱名也是名也是羣下當之耶抑  
君父當之耶苟 殿下垂念至此則亦必有所矧然



揚然而知所擇矣而然以 殿下之明聖終未見其  
有悔悟之端者是必 殿下自以席 祖宗重熙之  
業二邊之釁粗弭矣四方之民粗保矣百職奔走又  
自率於下矣吾雖深居於內高拱於上而可以宴佚  
而無他虞矣抑又以為吾雖不事剛健而終不失為  
仁厚矣吾雖未能憂勤而亦豈至於弛廢矣乎以自  
恕之心長自逸之德惟泄泄危亂之日歸而不自覺  
焉噫噫豈不大可憂閔而痛迫者哉西漢之盛也莫  
盛於文景而復興於孝宣終危於成哀後之論者不  
以咎成哀非無咎也不足咎也而所咎者在於元帝

之徒能仁厚優游無斷唐之盛也莫盛於貞觀而復  
興於元和終危於懿僖後之論者不以咎懿僖非無  
咎也不足咎也而所咎者在於開成之徒事文雅痿  
弱不振今 殿下當積衰之餘處狃安之時亦宜一  
鑑往古而以戒其當戒者也嗚呼使今日之事至於  
如此者亦豈非羣下之罪乎臣嘗觀金史金自南遷  
之後羣臣任事者往往無恢復之謀惟臨事相習低  
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為養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  
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主心困事至危處輒罷散曰矣  
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改革者輒以生事抑之故



所用必擇輒熟無鋒銚易制者每北兵壓境則惟相對泣下或發長吁而已兵退則大張具會飲此金之所以終底於危亡者也以臣等觀於今日則其不與彼時同者蓋幾希矣今 殿下如欲自勵而勵羣臣則必先刻誓于心曰疾疢之作由宴安矣宴安之懷不足樂矣徒使我獲戾于天子 祖宗于小民矣必先屏嗜慾懲怠惰而使吾身始立於無過之地察民瘼決壅蔽而使四方無異於戶庭之間而數開經幄以資講劇摠擊大柄以振頽廢且以之責勉宰輔使之孜孜於拯救生靈迓續天命之策毋復以先入為

主行為是而為前日之姑息則今日之危者或可轉以為安而如其不然臣等顛愚不佞誠不誠 國家之將稅駕於何所也嗚呼人才之凌替又莫如今日之甚此亦莫非 殿下之不頻接臣僚之致也既不見其面又何以知其心既不聞其言又何以知其才今將使之授吾之重任托吾之大事而所憑者只是銓筒紙上之名而已則古之明君英辟所以顛倒駕馭使有以有能者爭自淬勵以供上之所需者必不如是之草草也是故 祖宗舊規庶官並賜輪對先朝美政守令亦皆晉接其所以綜覈激厲之實豈



一峯集 卷之七  
不委曲周悉而今 殿下則於法廷三講既以違豫  
而不舉儒臣召對因復廢閣而不行臣等無狀跡忝  
近密而猶未得以數覲耿光而况於遠外疏賤之上  
耶逸驥未必不馱於下澤羨材未必不混於焦爨而  
移東填西挈左補右平時差除每患耗缺苟 國家  
多事四方有虞則抑將何以應之耶此亦非細憂也  
且言路之於 國家猶人之有命脉也脉絕者死言  
絕者亡此誠不可以不慮者也而臣等竊伏覲近來  
此路轉益崎嶇片言有忤而 恩命每靳一事或錯  
而 嚴旨隨降則曩日一二臣之事固足為言路之

戒矣至於今秋求言之 教真可謂哀痛惻怛而布  
之四方已過兩朔只是二三守令所陳民瘼而已曾  
未有指摘朝廷之闕失者是豈朝廷果無關失之可  
言者耶是誠由 聖教末端數語耳若其同異之說  
則尤有所未然者今之薦紳之士懷同異之心者固  
皆非矣然 國家之祛此害自有道理今徒欲設此  
目以為言者之禁則是將無人不可疑無言不可罪  
而其流之弊或至於雖有私為朋黨以壞我 殿下  
朝廷而亦無由而聞於前矣昔宋哲宗時嘗於求言  
詔禁六事相臣司馬光抗疏爭之以為人臣惟不上



言上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是詔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斯豈非老成者長慮遠見懇懇之忠言耶又因災異進言曰臣竊觀今日國事之可憂日甚於一日上天發警式月斯頻則此可憂也小民怨詛四方嗷嗷則此可憂也人才眇然而百度弛廢材用蕩然而經費虛竭則此又可憂也然而人心之易媮物情之冀偉而沉迷宴安亦莫甚於今日或者以為前日亦嘗有某災矣有某異矣而前日之應既無所可徵矣今雖有某災有某異今亦如前日之無可徵則善矣前日亦嘗為某事矣行某法矣而前日之民既

不敢不從矣今雖為某事行某法今亦如前日之不敢不從則足矣前日之所嘗警動而不敢不畏于天者今則漸至於恬然不忌前日之所嘗難慎而不敢不軫于民者今則漸至於悍然不顧此固臣愚所謂日甚一日之憂而日者梨柿差負之報又適至於此際北方聲息頗屬危厲彼之事情虛實固有不可以詳知者且必有未必盡如所傳之說者矣然此即與南宋嘉定年間余孽之刺得金事同一情形此真德秀之所以中夜彷徨以為國家多事之始君臣上下恐懼修省之日可以為憂而不可以為幸者也堂堂



中華蛇豕宅之翼翼宗周荆棘生之有志之士常思  
一灑其羞耻則完顏之自阡危釁豈非有宋之大幸  
而德秀乃復以可憂為言者抑又何歟臣嘗細考德  
秀前後之論其曰日逐呼韓之爭信以為天之佑漢  
而高澄侯景之隙獨非天之所以禍梁者乎今虜之  
存亡大勢可觀雖量時度力動以覆車自懲然失火  
亡猿勢有相及應酬一誤何事不生安危之機迨難  
預卜者最為灼然幾先之見其後三十餘年開慶景  
定之間德秀之言無一不驗噫昔人之所以為憂於  
當日者又安知獨不為今日憂耶為今日之計惟在

於修實德敷惠政以先固結人心抑浮議尚忠實以  
先收拾人才省冗費慎興作以先完養人力如越人  
之生聚十年如齊人之責實試官絕朋禁飾如衛人  
之大布大帛而巳其發之為政令者尤必加意於賞  
罰之際賞必以時而舉罰不以近而免而一舉一措  
無復為前日姑息濡滯之歸其他繁文末儀有近於  
虛夸私智褊見或病於牽繫者並皆一切掃除無令  
更恩我敦大清明之治焉則其於自強之道或者其  
過半矣惟願我 聖明於湯劑調攝之暇毋遽以疾  
疾自怠危虞自沮念茲在茲以恢遠圖則又安知今



日之所以為憂者乃不為興邦啓聖之一大機會也  
耶臣昨伏見本館諸臣所進劄本中備陳新選別隊  
之事此事之擾民臣亦聞之稔矣臣請復得以申言  
之臣聞治兵之道大抵貴乎精而不貴乎博便乎更  
番而不便乎長征則日者訓局之欲為議更兵制者  
固即務精之策也亦即更番之法也其於減冗食而  
裕經用捐老惰而裒壯勇孰不謂之急先之務也然  
而舊籍之卒易怨於剋減新募之兵不樂於蒐補必  
須磨以歲月漸革而漸新庶可為從容善變之歸矣  
今也主事之人於諸營假屬刷得移隸者外又令諸

道一時搜括丁壯中外喧然繹騷不已而其言則曰  
吾非搜括也乃募其自入者也又曰吾非令郡也自  
得也吾只令諸兵營及將官私相收召也又以諭誘  
就募之人曰此非兵也乃別隊也人有恒言必曰愚  
民民固至愚可以易欺然其累千人衆之中亦豈無  
知別隊之非非兵者乎異名而亂實非募而即括計  
本欲靜而民反益擾計本欲密而民反益疑此即諺  
所謂以鎌障目取鈴掩耳之說也臣則竊以為不可  
使聞於人也今若只取其已得之數徐徐團結漸次  
充補惟勿失務精更番之本意則可矣又何以汲汲



一齋集 卷之七 十五  
為此忙遽之圖抑勒之政而病民之至於此耶此亦今日之無以固結人心之一端也臣昔在丙午冬間忝叨館職亦嘗上一劄本以進淬礪人才之說矣伊時 聖明特下批優獎繼以雷變隨諸宰臣之後進對於宣政更申劄中之說則 聖明又若不以臣言為虛妄者而有所酬答臣每一追惟不勝感幸而亦有以知 聖明未嘗無意於作成人也顧近數年以來朝廷之上乏才之歎尤甚六官三司董董單排每一負有缺銓部輒患其無以為代者此又何故耶且以武選之事言之杖鉞制閫偏任以白面統袴而

超陞濫躋之塗遂開軍班殿直多歸於賈豎販兒而朔藝輪授之規亦廢只此一事臣竊以為已無以獎勵士心厭服人情而必不足以為他日緩急之用也噫培養之方不舉而真才不出激勸之典不施而真才不出黨論足以害公而真才不出浮議足以眩實而真才不出有一於此猶不足以得人而况四者之兼備者乎此又今日無以收拾人才之大患也且臣嘗聞 國家經費舊貯常惠漸耗新收常惠漸少而一遇凶歉輒虞匱缺此猶中人以下之家不免求貸者之生活也而况以弱而隣強以小而隣大又且不



得不費力於金繒玉帛則正如南宋之人女真尚存  
用之於女真強敵更生用之於強敵目前苟安之計  
日後消弭之圖皆將有賴於此財臣故嘗以為有國  
於財夫孰不節而吾國今日之財尤不可以不節也  
粗安日久變故必生萬一邊隣事端連仍則明季毛  
帥之島餉清人乙酉之海運又是吾國所以傷虎之  
後未知此時 國家將何以為計耶今特以疆場之  
憂不集於眉睫房闈之娛足弛其心志而治朝禮儀  
則漸尚繁縟宮禁服用則日趨浮靡如丁未 廟殿  
之改建如戊申集祥之新剏固是萬不可已之役也

至於今年諸主第之移構臣亦知非 聖明始所樂  
為之舉也然而無論當為與不當為上木之市則蓋  
無歲而不興矣昔人所謂宋室南渡之後宮室本不  
應過飾禮樂本不應周備而粉飾太平沮鑠士氣但  
使士大夫沉酣豢養於湖山歌舞之娛者又不幸而  
近之矣苟 國家於此一向泄泄迷不改圖則臣竊  
恐費鉅畜竭民困邦瘁駸駸焉終為危弱之歸而其  
所謂完養人力以謀自強之策者終無可成之期也  
惟願 聖明軫意於芻蕘必擇之義留神於後時無  
及之誠以深追孟氏及時閑暇修明政刑之訓焉



上皆優批而嘉納焉清國以俘人逃回事責以違約  
罰金辱及朝廷兩司論劾 廟堂三相以為法受罪  
為辭而司諫李廔自外後至誤聞堂后日錄中謬記  
語論鄭相太和益急 上震怒並竄執義李翱等及  
廔八人公在玉堂又上疏以為昔司馬遷有言為人  
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  
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今日相臣之所遭正如馬  
遷所謂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者也執法之請  
此有所憑而為法之受彼亦難憾苟 聖明務欲念  
舊全恩則莫如使之速得其自便而已至於李廔所

引說話既具載於起居之草則此其非所自誣者可  
知也而執義金益廉初與廔相證於朝堂後乃變辭  
其間情狀 聖明有未盡燭仍力請召還前後八諫  
一以為大臣一以為言者地 上雖不用公言亦不  
之罪已酉政府三司共請躋附 神德王后於 太  
廟玉堂數十劄多公筆援据譬曉反覆諄切竟得回  
天庾成因歲大歉命議蠲民後公又上劄曰勤勤  
聖教辭旨惻怛既令並減今年八路諸般身布俱有  
等次又許兩湖姑捨秋用舊結之例而並以今年實  
驗田結收其稅後惟此二事實是目今第一救民活



民之舉今日民庶之聞此舉者孰不歡忻鼓舞以頌我聖上矜恤愛惠之至德也顧臣於此復有所不能無惑於心者夫國家既已大蠲歲入之額則又必須大節歲出之數庶幾收費相當經用無缺而今國家之所以許該部之寢抑者乃不過各處小小營繕之事而至於役大於此者猶有所不能寢所以飭該部之裁禁者乃不過各司若干先期進排之物而至其費鉅於此者則猶有所不能裁者抑又何歟昔在宋治平中司馬光以知諫院一進劄子論凶荒殺禮之事其言以為雖南郊事天帝王之殷禮而牲帛

之外儀仗之類皆可減也雖上自乘輿服飾下至親王公主婚嫁之具亦可省也夫以中國之殷富以天下之財力一遇數方之水旱其所節損猶且如此而况今吾國之災八路之災也禾黍之野盡為蒿萊莫聚之民舉將溝壑飢荒之慘古亦未有然而猶且不能不推其膚髓掠其口吻亟徵於萬無可出之地而若復旋費於非必難已之後甚或至於一事不得減二事不得減依然為前豐豫之舉措而已則此正所謂聚者涓滴泄者尾閭不但有入不需出之慮將必有大亂大敗不可為救者也雖以細事而言之臣竊



伏聞尚方歲例北買之物種類頗夥今年則度支所送價銀已有折減之命而然以貂皮一種應買之數言之猶不下半百而一貂之價乃至於十餘金噫災歲之一貂卽豐歲之百貂也災歲之一金卽豐歲之百金也此安得不謂之多耶且臣又伏聞淑安公主之第方有修繕之後而猶未克畢近百工匠糧布之外許多需取於版部者猶且絲絡不絕而其中唐硃二斤乃是真彩之用版部雖欲減給幹事者猶日催督云曩在集祥殿宇丹雘之日儒臣尚亦有以啓修為言者至於論及版部之長今者主第雖貴私第也

乃必欲復取此物於此部此可謂下約之甚也昔魯昭公曰吾何僭矣君子譏之以為惟其久於僭故不自知其為僭也夫董主家之後者之不能體國家遇大災疹上下遑遑之意則固已不可言矣而其所以使私第自溺於過侈靡曼之習不自知其當節者斯誠國家之失也噫今臣之所以特舉此二事為言者非謂今日節省之道只在此兩事而已舉此兩事則他事之宜節而未節者皆可類而推也臣等區區之望惟在聖明之先節於此又節於彼以至於無事不節而民力且得以少休國用由是而少裕則



此豈非 國家之幸歟且司馬光又嘗進奏於神宗  
曰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樽節用度則宜以在  
上為始今欲裁損諸費而不先於貴者近者則踈遠  
之人亦安肯甘心而無怨乎此又不易之論也臣等  
既見德意之下宣不勝感祝所戴之誠則又不敢不  
以樽節自近之說更演於今日而兼以光治平中所  
進劄本節略以備故事呈進焉又於至日獻箴進規  
其於勤聖學振綱紀扶陽抑陰尚剛戒柔進君子退  
不肖恤民隱省浮費惓惓致意切中時病馬甲寅  
仁宣王后上賓朝議將由木道奉 梓宮詣 山陵

以紓民省弊公在應教以為弊一也而由陸安從水  
危今捨經而喜權行危而求安非至慎之道也疏陳  
其三可憂三不便縷縷切至事雖不行識者多之其  
為獻納也論全羅監司金澄為親設宴而徵辦一道  
大集守宰侈恣無嚴貨幣狼藉當歲窮財竭之日豐  
呈尚且停進而為藩臣者縱饕餮至此統制使柳斐然  
兵使朴而昭水使李盱賫遺絲段綉綿累箱連駟罪  
犯贓污並請置法又擿其邑宰數人尤盛賂求媚者  
斥罷之物情快焉嘗因大臣論諸道監司黜陟不嚴  
并命推勘八路方伯公疏陳其不可曰今不知其某



一峯集 卷之七 二十一  
官之當黜不黜而遽責之曰不嚴於黜不知其某邑  
之當陟不陟而遽責之曰不明於陟彼豈不内生玩  
忽之意而有支吾不首實之計耶莫若先賜別諭於  
諸道以申戒克慎考績之意仍令於諸道特舉善治  
者幾人不善治者幾人而其於考其善不善也又令  
用宋朝司馬光所陳刺舉八法以為例及其後又以  
其黜陟之當否以為諸道監司者之黜陟則庶幾事  
有條理且近於務實矣其為執義也言湖西自溫泉  
行幸以後春秋收米或以恩減或以災省該廳所納  
既多減削而復值庚辛大侵蕩然並蠲數年間其所

假貸於賑廳常平版曹者布至五萬餘疋米至三萬  
餘石銀至四千餘兩今雖加一道之賦盡一年之納  
而不足以充其債也請并蕩滌以不廢良法而大慰  
窮民 上並命蠲之公自為小官其居臺閣在論思  
也凡所論諸章奏達之筵席者率皆憂深慮遠指陳  
軍國大計不摘抉瑣微為應文塞責計識者已知其  
為異日國器而一時流輩亦皆推服公文學才識以  
為莫可及焉由應教擢拜同副承旨序陞至右承旨  
時首相金公壽興以議禮失對特 命編配中道同  
叅諸公俱惶懼出城外待命 上遣近臣諭之而猶



徊徨不敢遽入八月一上候違豫日劬公急走簡于  
待一命諸公曰一上疾大漸宜亟入毋遲諸公遂顛  
倒入城翌日今首台金公入受顧命於卧内當大喪  
蒼黃之日公在近密其所周旋裨益者居多今一上  
嗣服益眷注公九月擢授守禦使陞嘉善行左承旨  
尋陞都承旨公上疏辭守禦一上批以一先朝遺旨  
為教蓋一顯廟末年已深察公忠慮遠識將大用公  
而未及故有是命先忠肅公居是任十年盡心戎  
政峙糧儲完樓堞繕器械以至行宮百用無不備具  
歿四年而公復繼任焉部曲猶在經畫未泯公大以

酬一上知績先業為已責殫精竭智晝營夜度其所  
施措無不務盡其方糧儲日以益峙器械日以益精  
樓櫓雉堞愈益完行宮百需愈益備而忠肅公治軍  
甚嚴公復濟之以寬大得士心君子以公為善繼述  
焉始朝家以京畿三營忠清一營江原二營隸南漢  
以備守堞李相浣為守禦以淮陽兵可守鐵嶺忠州  
軍可防烏嶺不可撤藩籬而入内堂請立還屬本路  
而以廣州民兵代二營堞守及公代李相遂白于  
上曰南漢城堞多至二千必得二萬兵然後方可以  
備守無缺而既減二營太半不給甚可憂也兵雖團



東臨亂猶難必其得力况今遊食間氓蒼卒守禦其  
勢誠不可為也嶺西諸邑大抵多深山長谷適民之  
入處其地者其麗不億而田土靡定朝遷暮徙既無  
團束唯以射獵為事而此皆健實可充軍額若以設  
屯為名而募入屯民仍為作隊則峽民可以此團束  
軍丁可以此優得仍請於南漢所隸揚根橫城洪川  
原州磁平等邑並設屯田廣招屯軍又擇遣曉解兵  
事者而將之於是募聚得累千精卒以補堞守不  
給者又得穀累千以為食而郡縣多不佞議者又從  
而為言公難曰嶺邑曠土本不係版曹元統山峽連

氓又不應縣邑調役招募耕墾團結為伍不但於平  
時可以裕軍裕食亦可防世亂不虞之變此於國  
家計有益非有害也議者亦不能奪時有嶺南人郭  
世捷者上疏詆攻宋尤菴時烈假托議禮而探試朝  
廷臺議峻發至請拿鞠而 上以其黨同伐吳久未  
允從左議政鄭公致和於筵席言其不可不罪且力  
陳臺啓之非出於黨論者公進曰大臣所達非偏私  
為黨也 聖上嗣位之初志慮清明喜怒未動如鑑  
之明如衡之平聽言之際順逆宜審若使世捷所言  
止於悖妄而已則舉朝何可因一世捷交口仰陳而



惟其假借論禮乘時媒孽之狀殊甚可惡故有不得  
不然者臺 啓請鞫固非得中而當嚴賜斥退俾絕  
傾訐之習甚宜矣臣自先祖先父不為黨論通朝之  
所共信臣雖不肖至於不為黨則必欲不墜先父祖  
遺意以報 國恩故今於此敢陳所懷亦非為黨也  
上命罪世捷而領議政許積止請施儒罰公又曰儒  
罰似不當世捷受罪既輕則其輩必有接迹而起者  
朝著將自此日益不靖壞亂國事其患非細此後如  
有如世捷疏者自本院 啓知其疏上意是非然後  
退却不捧以杜日後紛紜可矣 上從之嘗於夜對

請進講綱目曰臣當陳 殿下家法焉昔我 世宗  
大王偏好綱目嘗與諸儒臣考正註解定其舛訛逮  
至 宣祖朝尤尚此書命選年少儒臣使之專治以  
備顧問其時與選者五人皆是名臣而 宣廟臨御  
多年終始進講此書萬機浩汗之餘雖不能熟習溫  
繹時時披閱通貫首尾則前古得失豈不瞭然於  
聖鑑乎 上命於 經筵兼講綱目俄適拜吏曹叅  
判兼同知成均備局有司堂上提舉承文司譯院冬  
復拜知申事 上用尹鐫言將躬詣 山陵哀臨于  
下 玄宮時公諫曰 聖上冲弱惟疾是憂而今乃



不體 慈聖震憂又不念君上疾病遽然遠駕犯風寒觸霜雪驅馳撼頓之餘攀擗悲號之中不自覺其暗害潛傷而苦塊興居一有不適則臣恐強為此請者適足以為敗孝傷忠之歸也 上初執不聽因慈教懇篤竟未果行自 崇陵末時事漸變一邊人日益用事嶺儒金鋼柳世哲等曾以誣詆先賢與儒臣太學覆名儒籍已久及是 上命解鋼世哲等罰太學生朴泰素黃欽等不即奉旨 上命停舉泰素欽等公言儒生所為例多強項硬脊雖於威尊每以不自懾屈為主往往不免於矯激狂率 國家必優

容寬貸不當輕易罪之爭之不能得承 命製進崇陵誌文乙卯春陞嘉義階移拜副提學兼惠局提調嘗於夜對鑄投進冊子有所陳白 上顧問公公進曰鑄言大意固好臣願 聖明勿令虛聲聞於外兵法曰先為敵之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即今我國無敵之不可勝之勢如欲為敵之不可勝之道宜以省浮費得人材為先而此亦不能矣臣於少時 孝廟朝訐謨密勿亦嘗聞之而五公主第宅之費至於六萬餘金可謂浮費之極也其時任事之臣不能諫止不能止此事而欲為大事其與衛文公大布大帛



句賤嘗膽夫差卧薪異矣事係先朝固知猥濫而  
殿下深問臣不敢不以直對目今因山纔畢民力  
已殫而朝廷又大亂宜先念此然後他事可做也  
上然之又因䟽決入侍諸公卿已罷出公未及退正  
言李壽慶托以有懷欲陳而恐煩聽聞書諸小札而  
封進公進曰史官當見之一上覽竟命示公與承旨  
史官公因言曰臣當以次退出而見壽慶有所違事  
慮壽慶及承旨生疎或致有外言密進封書者臣敢  
留在而及見其札似是過慮然當問于大臣上仍  
命承旨凡緊要公事先令大臣見之而捧入其潛察

宵人情偽而臨機善奏防微杜漸類此又於晝講從  
容言曰近來舊臣多不在朝如前判書李尚真本非  
參與議禮之人只以言者見攻遂遽下鄉尚真素以  
蕙樸受知於孝廟朝且試藩臬積有勞效當此艱  
虞自上不可不收召舊臣而尚真亦可下別諭召  
之矣上從之二月超拜兵曹判書兼同知經筵  
例帶副局御營精抄等提調又兼軍器寺五月又拜  
兩館大提學知成均春秋又提舉書雲秘書復兼實  
錄纂修堂上公自下大夫列表半載躋授上卿委以  
邦政而如經幄文衡史館諸重任及甲兵錢穀咸歸



管轄 國家所以倚重公者愈隆矣公感激殊遇一  
力擔當知無不為言無不盡左議政金公壽恒嘗於  
筵中因言事忤旨 上下未安之教公進曰懲忿之  
難已陳於進講時蓋懲忿工夫最宜着力矣人臣雖  
有觸犯之言其心則在於補過盡忠故古之人君多  
虛已容受雖尋常諫官之言尚宜如此况大臣乎自  
上冲年臨御在朝諸宰皆 先朝舊臣也古人云老  
臣待君上匡輔之責尤重壽恒所言雖有觸犯 天  
意者而其心則只欲補過盡忠而已 下教豈宜如  
是也自 上若激於一時之心不平而有此教則請

更賜 聖教而開諭使上下釋然可也 聖心若果  
有一毫如許底意思則不但壽恒在朝諸臣孰敢自  
安其所關係誠為不細矣 上曰前言出於未安左  
相宜安心焉時朝著淆亂日甚而李觀徵方居亞銓  
擬其子沃於諫長公啓於 筵進曰近日朝廷公道  
掃盡私意橫流罔有紀極雖以一事言之父為銓官  
而子通諫長此誠 國家三百年來所未有者也用  
捨人物專在銓曹銓曹政本清然後可以責勵  
羣工而濁亂如此此實亡國之兆也又因李同揆進  
密疏言于 上曰民心騷動京外同然甚可慮也古



一  
卷之七  
二  
人有將欲伐之而先殺請伐者所以秘其事也今  
國家兵力寡弱不能自守而如李同揆者直欲長驅  
入彼燕人之畏正在今日也時又用尹鐫言方廣造  
戰車公又曰古者擊匈奴多用兵車蓋廣漠之野車  
戰最便且輜車所以載輜重尤不可無也而我國則  
無十里平地將安所施乎徒費財力而造此無用之  
器恐非長策也 上遂命停兩南造車丙辰春感疾  
彌月累辭遽大提學旋授弘文提學時 上頻開  
經筵方講孟子公入侍 經席敷奏詳晰其講經界  
章曰所謂潤澤者非如後世粉飾之類要令合人情

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也今若欲行仁政不可膠  
守古法強拂人情亦不可外為文具內無實政必須  
潤澤之合宜然後方可謂之善政而其六則孔子言  
節用愛民孟子言恭儉有制治國之要不出斯二者  
此正 聖明體念處也又講王公之尊賢曰古之賢  
者雖不可得之於今日古語云天生一代才足了一  
世事今亦豈無一時可用之人也只以人君以賢者  
為不賢忠者為不忠故人才不能見售於世是可恨  
也然用人如著碁只在其易置之如何耳又講菽粟  
如水火而仍論節儉曰漢之文帝非不遇水旱而刑



措富庶至於三十年之久此亦節儉之效也至於一  
虛費一賞賜所關雖小而其有害於節儉則大矣必  
須省念而毋或妄施也又講好名之人章曰好名之  
士雖愈於不顧廉耻者欲適時君所好而務為矯飾  
之事則此猶紫之亂朱也人君其可不審察而輕用  
之乎至寶珠玉則曰昔齊威王以四臣為寶故能伯  
諸侯桀紂不寶玉故終底滅亡而歷代人君寶珠玉  
而殃不及身者未之有也以我朝言之廢朝光海以  
寶為寶賣官鬻爵無所不至此尤可戒也又曰養心  
莫先於寡欲云者最宜惕念寡欲而後可以存心存

心而後可以為學故心經末篇亦因此章學者猶可  
深察而况於帝王之學乎前後陳說或因時事而寓  
諷諭或內往古而進規戒不但為臨文講義而已夏  
兼提調太僕白于 上曰諸路冬至進獻馬當自太  
僕捧上兩一馬或直至二百或至百四十不可不均  
一定式而摠而計之多至千累百餘金糜費可謂不  
歎矣 上以年例進馬國無實用民弊甚多仍令後  
勿封進馬公又請蕩滌江原大同米布貸用諸廳者  
穀斛五千銀累千布幾至萬匹時因北報有警朝廷  
議設體府而許積為都體察使羣小必欲積兼摠內



外兵權李聃命為其從事言于上曰訓御兩局既命體使節制而體臣終始固辭既謂之體府則一國軍務何可分而一之乎公曰體使既謂之八道都體察則此閫外之將非摠制禁旅之謂也向在丙子金塗以領議政兼帶體察使而方在圍城中故有摠制之事今則異於此何可摠制禁旅乎且既委以八道兵權則無以加矣復使之摠內兵豈不太重矣乎上曰有變亂後使之節制矣聃命曰有亂而節制則常時豈不可節制乎公曰有事則體使當出外禦敵何暇并節制禁旅乎此非可爭之事也聃命又以體

統不當為言而 上然公言其議遂寢而後亦罷體府矣至己未冬聃命父元禎又請復設積復為都體察而時又有以勿稱八道並管內外為言者公謂積曰魏晉間所謂都督中外諸軍事者非加九錫之人罕有兼之者相公豈不知乎積大驚遂不敢復議其事蓋微公一言則當時內外兵權盡歸之於積矣公又以史官時政記多有踈略言于上曰我國史官記事只憑政院日錄故如軍制刑獄凡係軍國重事皆不記載至於設科取士國之大事而亦不載錄修史時無所考據草率甚矣請自今令六部及他司有



兼春秋負者一抄錄其司大段公事可為後考者  
月終送于政院而又使金吾郎及備局文郎一如六  
部諸司兼春秋者之例上從之公自幼少時素多  
疾恙仍攻岐黃家言頗精於其術每聖體或  
候違豫特命入診議藥四月以顯烈大妃未寧時  
同叅議藥賞加正憲塔十月祔躋顯廟于太廟  
上尊號于慈懿大妃殿公製進玉冊文陞崇政兼  
內局提調時上用議者言將以明春先親耕籍田  
而停陵幸公曰親耕非但勸農又有先農報祀不  
可以虛假之心為之而為停拜陵先行此文具臣

愚以為陵幸當先行也蓋公意必欲上事事皆  
懋實而如許穆等諸人每導上以專事文為故云  
然十二月陞拜右贊成以方開都目政未畢還授本  
兵丁巳春力辭遞本兵又因大臣言而還仍復因災  
異引見入侍言曰當今急務在聖躬則勤學為要  
在安民則休息當先苟能以誠心行此二者亦豈無  
弭災之道乎且以臣曹言之徵布白骨侵害隣族大  
為斯民至克感傷和氣之一端請詳查諸路流亡絕  
戶而刊其虛簿又廣刷庶流閑遊無隸役者以填闕  
額又請換定水陸軍子枝以祛水卒世役偏苦之寃



前此公已白 上先令湖西覈出諸賤孽無蔭者而  
中外衆庶喧然騰謗語朝議撓奪竟未果遍行兩南  
馬初宋元菴時烈以己亥大喪 大王大妃殿服制  
獻議時誤引儀禮體而不正為言文致重辟荐棘瘡  
癘而羣小必欲加律不已至是竟發告 廟之論賓  
聽會議宰臣光城金公以下諸公並待 命于金吾  
門外公慨然言于 上曰目今亢旱如此民將盡劉  
而朝臣不以為念且前年始聞燕京聲息也羣心洶  
洶朝夕待變今則曰軍門皆可罷武事不須備其為  
恬嬉玩愒可知而今日之所甚力者惟以宋時烈告

廟一欵紛拏日甚事極寒心今時烈只去死一間何  
與於一國家事而轉輾至此必欲深治乃已乎至於  
擅弓免子游衰之說渠亦自以為妄發而至達於  
先王曰臣是戰國時人則當為自刎以謝其說具載  
於政院日記中則時烈亦頗自覺其罪而 先王亦  
以為空言不用矣何必至於告 廟而後快於心哉  
賓廳諸臣之待罪恐時烈加律後有延及諸臣之慮  
故也於是 上諭諸公使還第而竟不 允臺請時  
議又欲罷扈衛諸廳而先議汰去其閑良偏裨公言  
此輩本遊手遊食而幸得隸軍門仰官料以為生今



一峯集 卷之七  
聞一朝猝罷累千成羣奔走號訴當此天災孔棘之日取怨於五千兵民亦非細慮必須深思善處俾無後悔宜矣 上然之扈衛諸廳遂不罷而閑良並汰之議亦竟寢焉夏旱災甚酷公上疏略曰自古遇旱闕雨之日必先務行寬釋之典有過者赦而不問有罪者宥而從輕以推廣其仁心導迎其和氣日者聖明亦嘗召集大臣三司共議刑獄以行審理之舊例而其時所放者不過妖髡餘徒痴鼓者數人及李嵇權讓申懷等三人門黜徒配而已則此何足以為王者法天道行寬宥施恩惠之大政乎噫晝陰而夜

晴朝雨而晚風暫時沾灑已卽開霽天心之靳澤如此可赦而不赦當宥而不宥始欲開釋旋並錮閉朝議之愷赦如此以此求雨臣恐終無得雨之理也惟願 聖明亟軫睿念其於應天則必以實其於用法則必在寬而更命有司取進前後流配者罪籍量其輕重並行宥赦則庶幾雷雨遂作屯膏一解德澤霑然霑及遠邇蘇枯醒暵不足以喻其化也時前後被譴諸臣在流配者每為當路所執持雖遇赦宥輒靳恩霈故公疏及焉先時文貞公在 孝廟朝建行兩湖大同兩湖民至今便之而惟嶺南未及行焉嶺南



人以獨未均被仁惠後先陳籲至是公在惠局必欲  
遍行三南而 廟議又與公合遂請設行嶺南大同  
一如湖南例嶺民大悅公又以諸色軍保逃故兒弱  
之徵布為毒痛生民之一巨弊不可不一大變通而  
國朝定制田稅太輕貢法頗重而身役為最苦故民  
未堪命逃散相繼簽丁補闕之難徵族侵隣之害流  
來既久今成百年痼疾而 國家已行三南大同以  
均節式貢若又計戶出布一如唐家戶調之制則法  
一後平而小民無偏重難保之憂矣國中良戶計不  
下七八十萬以七八十萬之布而支一國中外經用

則經用亦不患其不給矣戶出一布身後既輕因其  
簿籍而簡其丁壯編為行伍則州縣數十萬精兵可  
以一朝坐辦矣而兒弱逃故之徵布不待減而自蠲  
矣此非但可救積年病民之弊法抑可為永久遵用  
之良制計無便於此者時議多與公相符或勸 上  
以堅意定行公又必欲嘗試數年以驗人情計戶數  
量經費講定節目詳要兼盡而有大臣力持以為不  
可行者附而和者甚衆公亦反顧人心澆訛綱紀大  
壞非時創制恐致騷擾終不能力爭焉時呂判書聖  
齊自江陵入貳東銓奸黨秉論者忌其進用誣呂於



一  
甲寅篆 大行寶章也誤寫字畫意有所在嗾其徒  
趙城李碩徵等捏奏呂擠陷于不測公亟請對痛白  
其冤狀仍斥城等䟽語至無倫不敬碩徵等又投䟽  
醜詆公 上命停舉碩徵等慰諭公呂公賴以免焉  
冬復拜大提學戊午春 上候違豫逾月復常又以  
藥房 侍藥勞陞崇祿時 上方講中庸公啓於  
筵席曰人主一心萬事根本誠心而明善然後存諸  
中者皆真實無妄而及於物者亦皆真實無妄矣自  
古人君孰無愛民之心而終無愛民之效孰無致治  
之心而終無致治之效者皆以不誠其身故也誠身

之功不可少有間斷也又曰人之本心高明廣大與  
天地同其大而無物我之私若有一毫私意累其  
靈臺則有如浮雲蔽日其措心處事率多乖誤而高  
明廣大之體終必至於昏昧蔽小矣程子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知行兩者如車兩輪如鳥兩翼  
可以交修并進而不可闕一及其理明仁熟則心之  
本體自底于高明廣大而措諸萬事者無不沛然有  
裕矣勿以此為老生常談而忽之深加猛省也三月  
又兼帶判義禁柳命天居銓部以李沃初事宋尤菴  
後乃反戈相攻傾巧反覆斥補外郡沃弟渤上䟽誣



命天事後母不孝 上以命天沃渤等互相構捏命  
並置對究覈公讞奏命天無不孝狀而沃渤懷嫌誣  
陷沃事實然而又有他奸濫之罪奪沃爵而謫配渤  
許穆上章伸沃渤至謂公不嚴無法公疏陳其按驗  
委折而語有抵觸穆者穆遂出城其徒權聖中尹周  
羨等連章攻公語絕悖公累疏懇辭本兵文衡諸任  
上優批終不許痛斥聖中周羨等羣小愈益憚公時  
御營大將李汝發以病免積等必欲以其黨代汝發  
而 上以中批特授金益勲積知 上意有在不得  
已 啓遞益勲而薦公以代之於是公遞守禦而兼

御營焉先是朝廷欲行鄉約於諸路而先令民作五  
家統焉又欲行號牌法以知民數而先令民持紙牌  
焉至是復議易以木牌而使諸良民有隸後者先佩  
焉公上疏極言其以木易紙之為巨弊而民情甚不  
便又曰目今天怒日甚災旱轉酷遍祀羣望牲璧無  
徵此正君臣上下齋心凝慮不妄動作之日也此法  
雖善苟欲必行於今日則臣竊以為殊有乖於敬天  
怒之道也京城五部之內街巷市廛之間去官府四  
五里之遠而至於遠方大邑則其民或在數百里之  
外舂糧而往治任而行一入官庭費日甚多考覈之



一峯集 卷之七  
際枷捧可畏刻烙之時需索難堪其間愁怨顛頓有  
不可盡言者噫郡邑廢務以務行此牌疲氓廢穡以  
務受此牌既佩之後又未見其有大便益則臣以為  
不如姑依初命仍且停止之為愈也又曰炎炎熇熇  
數日不雨則民類將盡矣國不為國矣及今可為者  
只有疏釋罪累一事而已今若但憑始初行遣條目  
而議其可否則勘責之下雖非危辟論讞之際寧有  
寬語惟當於有罪求無罪重處求輕處以盡其推廣  
仁心導迎和氣之道焉耳 上遂命停木牌之令公  
嘗以我國所恃以為保障者只有江都江都雖曰有

天塹之險內無城壘可以拒守踈虞亦甚宜就其最  
要害處築石為墩臺上設砲樓以相望下築土城以  
相聯又從高麗舊城址築內城以為固則庶幾緩急  
有可恃而無虞矣 上命公往審其形便公還獻圖  
指陳其控扼險易與必可設墩築城狀遂定議以已  
未春始役 命公專掌其事公 啓遣前水使李蘊  
率諸將校董役三月逆賊有瀆投兇書於蘊所而亡  
去蘊追有瀆而不及急送示其書于公公乃上聞京  
師戒嚴大索賊黨逾月不能得朝議疑蘊與逆賊相  
識而故縱不捕逮治蘊拷掠備至蘊終不服而死時



又有士人宋尚敏者痛其師尤菴公抱至冤莫白徒  
步詣闕上章訟辨而適與有滇兇書同日聞又疑  
尚敏與有滇相應而以其疏語大不敬治以逆律尚  
敏竟掠死桁楊下而辭連同門諸人前校理趙根及  
申啓澄李禪等並刑訊遠流今左台鄭公知和以下  
卿宰八九公又以名在有滇兇書並待命于金吾  
門外上雖遣近侍慰諭而一時名流在廢散者人  
人惴恐不自保奸黨又必欲百計以去公而時江都  
塚臺後未訖工既罷遣僧徒而繼徵御營兵之在鄉  
番休者以畢其役因此煽蜚語謂御營兵將作涇原

亂卒至榜書于闕門外語至有兇逆不忍聞者適  
調捕得兇人李煥者榜書之迹已露而金吾故不深  
究時都下又喧傳有宰相子掠奪舌官子婦奸騙累  
日而乃還今右台南公九萬為左尹請究覈繩法  
上命刑官按治而刑部又姑緩其獄公言于上曰  
盜入財貨猶謂之盜况盜人妻妾乎請付捕盜官以  
明覈其虛實捕盜廳果驗治危得其情實而所請宰  
相子者卽逆堅也堅父積大恐囑他大臣請移禁府  
推治而積黨吳始壽判金吾竟諉以事無端緒而縱  
出之秋逆滇就捕伏誅公製進頌教文而只舉計



一 卷之七  
逆一教為辭時公適承 命往江都巡視墩臺羣小  
乘公出誘相臣白于 上添入別語數次竄改以為  
加律宋公之張本而猶冒以公名公疏辨其誣曰此  
正諺所謂張三操刀李二償命者也天下豈有如許  
乖謬事耶俄而三司果請加律宋公目以罪魁而令  
判府事閱公鼎重右台南公驪陽閱公維重李叅贊  
翮暨其季判書翊李留守選相繼行道于遠惡中外  
洵洵公心知蘊寃死尚敏為師而無他腸趙根等不  
可拷訊煥堅不可不正法至於加律尤菴行遣諸公  
尤為 國家危亡之兆而未嘗明言正議以爭辨其

枉直是非者適於伊時事機危疑機辟日深公若一  
言救伸奸黨必藉此擊公而公不能安其位矣公若  
去位則 聖主無可倚仗而國事無復可為矣此公  
所以隱忍含嘿姑且放過而密白 東朝扶持保護  
使士林卒幸免有大禍者實 聖主仁覆之大德而  
公之從中善導仰裨 聖德者為不小矣時高山察  
訪趙持謙舉奏監司李元祿濫調驛騎事下該曹時  
議以持謙居下官構陷道主將勒成其罪案八以為  
朝家既令郵官舉劾濫騎者持謙奏元祿乃其職耳  
元祿可罪而持謙不當譴也奏當元祿竟抵法持謙



獲免焉時朝議以神懿元敬兩王后位版后字  
上有太字當改題去其太字昭憲章敬兩王后  
位版只書二字謚而不書徽號亦當加書徽號  
上命詢于諸公卿公議曰神懿王后元敬王后  
兩位版后字之上復有一太字誠為未安而兩位版  
之安安於闕寢今已三百年矣昔在英廟宣陵  
禮儀明備之日皆未之能改而當壬丁兵亂之後亦  
有重建廟宇改題位版之舉其時亦必詳細奉審  
寧有不能覺發此誤之理而然亦不能有所釐改  
者豈非以造主則無再造一書主則無再書之禮乎

至於王后徽號加書一節臣竊以為此亦未安當  
昭憲王后禮陟之辰只以昭憲二字之謚題于主  
則雖當顯陵以子尊母之日既不得有所加書矣  
當章敬王后薨逝之初只以章敬二字之謚題  
于主則雖當明廟追上尊號之時亦不得有所加  
書夫位版之上縱未得追書而既已進冊獻寶以致  
其崇羨之道則仍以其所上徽號書之祝版用之  
於祀饗告祝之際者亦其禮宜矣屢經兵燹寶冊之  
藏於太廟者皆已散失無存而今若又將書之祝  
版者而去之則此又大段不可反覆以思之終不若



勿為擦改舊題勿為減去舊號之為小安於敬謹之心也九月 上大閱于露梁公以本兵兼行御營事上以士卒精鍊紀律明肅面賜內厩馬於壇所冬上又觀武於春塘臺適於其日雷雨 上引公卿講問弭災之方公言曰今者相臣所陳天災由於民怨者誠為要約今日之務宜在懷保而第於一時遇災之日始以蠲役減賦申飭守宰為懷保之道則亦末耳國儲之竭民生之憾俱由於上不省儉而用財不節故人言必以崇儉節用為務則宮中之日月不廣宮中之日用不廣則民間之加賦自緩如是則取於

民者有節而民力自紓矣古昔人君有服澣濯之衣者儉省之道豈但在大上有一分之節則下有無窮之利矣又言曰方今時世漸至懈怠凡在柔緩之世宜用振肅之方而今 殿下仁厚有餘剛健不足必須盡公明如日月之無私雖常時所親信之人有誤則罰之雖常時所罪過之人有善則賞之賞罰一立於嚴明然後政法舉而國事可為矣法者 祖宗之法亦所以奉天之道豈可撓屈於一己之私乎周之衰日常暖秦之亡日常寒今當嚴凝之時而日氣之和暖如是則其可不以周衰為戒乎又曰器使羣工



明王用人之道方數千里之地豈能常有不世之才乎夫一藝一技才雖小而亦得之於天有才者誠足貴也此宜捨短取長拂拭用之聚精會神共與為國而論議一歧是非相眩此以為是則彼以為非彼以為可則此以為否人君最宜公聽並觀勿容偏係於其間廣聚有才之人恢張用人之道必待其有過然後斥之罪之靡不可矣人才何可不愛惜而用之不盡其道乎臣愚敢以崇節儉主嚴明惜人才三者獻焉上皆嘉納焉時復設體府許積必欲以尹鐸為其副累言于上而終不應於是公又兼副體

察使逆堅勸積日招募勇士校藝角力仍隸其幕下意在匹測公亦請添設御營將官為百員以領鄉兵為號而廣引材武填差以分其勢而防其姦萌焉一日上謂公曰卿任藥房不可遠在其來往關外近處公即承命移居于關門外是時奸臣欺蔽國事日危或有言公以胡不一極言竭論以決其進退者公歎曰吾以肺腑之臣荷兩朝恩遇因極身為上卿手握重兵黨人之所憚惡者惟我一人我今決退正墮其計吾上奉聖主親信臣日深惟當遲遲積誠意以冀聖明之心照察覺悟而一振肅之



耳吾豈可但顧惜身名而不深念 國家事終致大  
誤耶入而盡忠告導 上以恢公明祛偏蔽以建極  
于上出而與光城諸公協募定計密布親信耳目以  
譏調羣不佞之陰情秘迹頗偵得其實狀及至庚申  
春禍機已露公手書密劄備陳孽臣亂政強宗覬覦  
宗社岌業狀 上遂決策亟授光城以訓練大將而  
盡逐諸黨人用事者竄罪宗楨榘于絕島已而逆堅  
腹心人鄭元老姜萬鈇因公內弟惠軀華上變告堅  
等謀不軌公與光城率諸將扈衛宮城內外悉分捕  
逆黨堅台瑞萬松等俱伏誅榘伏法楨 賜死獄竟

命錄勲策公元勲 賜奮忠效義炳幾協謨保 社  
功臣號超輔國封清城府院君於是 上起尤菴於  
謫中禮遇之甚隆相金公閔公而悉召舊臣遜荒者  
布列清要朝著一新更化之初人皆拭目矣前此公  
已辭遞大提學拜弘文提學至是以資高遞提學而  
復兼太常賑恤提調公又白 上罷體府而 廟議  
以體府所管大興山城所儲備者餉械巨萬屯卒累  
千已成一督府衙門幾比南漢不可畀非其人以公  
為管理使并體府所屬諸屯而勾管焉秋李元成又  
發覺元老不盡告諸同與兇謀入元老萬悅挺昌等



並伏法 上復命校理李師命以下五人並錄勲臺  
議以追錄為非宜累 啓爭之而語侵公至請推勘  
公陳章列白諸人有功狀及初未並錄之由又援据  
國朝前例以證之臺 啓遂寢嘗於 筵中因咸鏡  
監司陞辭言于 上曰北路素以弓馬之鄉不事文  
學朝家雖以邊地武備弛廢為虞武士亦不可不教  
以文字俾曉親上死長之義也而聞其地書籍絕無  
雖有向學之人如小學等書亦不能得見無所開發  
云誠為可惜今不必使此輩務習章句浮華必先教  
以小學等書俾知實行之當先而三綱行實又記古

人忠臣孝子烈婦事行其於扶植綱常多有所助請  
廣頒二書於本路以誘掖獎成焉 上從之又言曰  
臣頃忝太史掌修 先朝實錄而間得危疾辭遞文  
衡久不赴史局且臣所分修兩年五六朔記事多為  
摠裁臣許積所勾抹改削臣仍祈免史任而臣不得  
復與史事矣其後掌史之臣緩於纂修積等悶其稽  
遲加差堂上二負趨日趨期惟務速完其始也三載  
所修不過三年事而末梢六七朔遽成十六年完秩  
其草草忙迫可想矣如備局刑戶兵部諸司 國家  
政令之所變通錢穀甲兵等論奏題覆文書一無所



一峯集 卷之七  
見者以此著為實錄豈不甚踈矣乎 上亟詢于諸大臣 命復設局釐改焉自頃一邊人用事以來中外章甫右袒正論者為其徒侵剝困厄有如冰炭水火者久矣至是朝廷又慮其年少士類過為峻激無以鎮定其遠外疑畏敕令國子生通文曉諭于諸路學校公言外方則監司於一道諸事無不揔轄令禮部關布朝家包容之意使之轉諭州縣士子俾勿如前紛擾為宜矣 上命依公言布諭慰安焉公又陳白李蘊寃死宋尚敏為師致死其義可尚趙根之受刑遠流亦甚寃 上命復蘊根爵除尚敏罪籍後又

因公言 贈尚敏職嘗侍講尚書周官仍進曰臣因周官董正之訓而敢陳大明之美制蓋其任人也每於出身之初問其才可任某官隨其願而各授之職若其可任兵部者則自兵部郎仍至兵部尚書其他諸部莫不皆然久處其職自然慣習故人無僨事績用咸熙矣我國則不然朝任春官夕遷秋曹不問才局之當否惟望每事之盡善若是則雖使臯稷當官亦難望其成績矣王安石曰久任則雖不才者亦不能習知其事者若使為守令而有善績者久委外職明習吏事然後置之方伯之任則明朝美制或可復



見於今日矣又曰今日朝廷之上一邊人亦有往往  
進用者彼豈皆與知兇謀者哉風聲氣習之所漸染  
雖不能自拔於頽波在 聖朝包容之道亦宜滌瑕  
蕩垢均用彼此而無間矣况如沈粹曾以陳橋之言  
見斥於鑄申厚載亦不趨附權奸故向在七年當局  
之時此兩人者終未超擢今當特許收叙以示平平  
蕩蕩之政也又曰今日諸臣皆以修明六典盡舉  
祖宗朝舊法為言此在 聖明惕念奮發見諸行事  
而已大典頒行後又不無隨時添補之新令故前後  
撰成兩續錄而後續錄則蓋成於 中宗末矣其

後又至百餘年累經變亂新制益多亦有宜於今而  
實不可廢者故今有謄書受 教兩冊藏在於律官  
者此外或因 備忘或因覆 啓緊要行用者亦甚  
多而以其不載於刊行成書故中外或眩於奉行而  
奸弊益滋不可不及今收集纂成續錄如漢朝甲令  
丙令之類也宜令六曹各以該典所宜載者一一抄  
出就議於大臣刪煩取約始可為刊行之成書而又  
使承旨分掌其房者預知而督成則似好矣 上皆  
然之仍 命諸司各抄其所宜行者就議于大臣完  
定刊行焉時年事又未免失稔而禮曹以各 殿方



一學集 卷之七  
物物膳久廢不行為未安至請復舊公以為此在豐  
年則在所不可已者而今當儉歲方以蠲減節省為  
務不宜一依常例 啓請仍前權減又請仍減京畿  
日進雜鮮及月令諸種各司貢物價又請蕩滌湖嶺  
大同諸廳貸用諸衙門米布米至七萬有奇布至六  
萬九千銀至五千十月移拜吏曹判書兼內局提調  
時因星變延問諸臣公言曰諸臣所謂君臣上下必  
先務去私之一字云者實為要切心去私意則克已  
之功可期政無私事則布公之治可致也 上既以  
此自勉又以此策勵臣工則在下者亦安敢懷私背

公以干王誅乎臣又伏念自古明君誼辟必皆以節  
儉為務能節儉則自有無限好事不節不儉則終  
亦必至於顛覆危亡人君於一動靜之間能不忘儉  
節之意則八方民生必有與被其澤者矣且以國  
家財用言之天地生物只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  
多惟加意撙節其用自足惟願 聖明克慎儉德務  
抑奢靡為一國惜福為萬民惜命至如革弊政蠲民  
瘼諸事此非倉卒所能陳者亦惟 聖明亟詢于  
廟堂諸臣必有一番大變通然後始可以救得一分  
於十分疵弊之中矣公以崇儉節用陳於 前席者



前後非一而至此而尤加切矣時有以北路居山輸  
城兩郵官可復以文僚差遣而罷其郵卒作隊者公  
言曰甲寅以後朝家申飭諸路戎備而北路兵事尤  
為齟齬可慮且以六鎮言之脫有緩急盡歸各邑兵  
於該鎮使之城守則兵使乃是塞上元戎而手下所  
領不滿千數此最寒心輸城驛屬其數甚衆揀其丁  
壯團東部伍隸于兵營則無缺於本郵傳命而有益  
於一路軍政則大矣至於居山驛屬幾至萬數介在  
摩雲摩天兩嶺之間不得不並為團結以守天作之  
關防矣今之論者或以為如此驛屬臨時調發以兵

用之亦未晚也夫驅市人以戰乃如韓白者之所能  
北方勁敵豈可以不鍊驛卒倉卒調發枚馬箠而禦  
之也國有邊憂預先蒐簡實是不可已之舉今當頭  
緒將成之際遽先破壞豈非失計乎臣以為六鎮之  
復設五衛兩驛之抄選作隊決難更罷矣上命仍  
存勿罷焉公又於筵席啓曰聖學輯要卽先正臣  
李珣所撰也其書最切於聖學工夫可與真德秀大  
學衍義並而論之心經畢後更講此書必有所益矣  
昔在先朝儒臣宋浚吉進講心經時臣適以修撰  
添在筵末見其陳奏講論明白痛快心切款歎以為



儒臣有補於聖學如是向者宋領府在朝臣意謂過  
卒哭後連講心經開發 聖心大有所益卒然決退  
無意還來朝野殊甚失望矣修撰朴泰輔又推言人  
主進學在於尊賢 上曰此言誠然當更加誠禮而  
招致之矣辛酉夏旱災又甚公言曰遇災䟽決蓋欲  
解釋幽鬱導迎和氣也前後被罪人中其干係逆獄  
者雖不可舉論其餘罪名差輕情理可恕者量宜䟽  
釋則不但為 聖朝寬大之典實有合於弭災致和  
之道仍言姜碩賓柳命天俱有老母鄭楹李夏鎮罪  
可寬恕 上初欲並釋大臣臺諫爭執不可 上命

楹碩賓並減等命爰量移又以人才積滯而一邊人  
尤多廢散仍薦尹摺宋奎瀛可合超陞金德遠睦來  
善安汝石等諸人亦可調用 上命叙用來善德遠  
等而尹摺宋奎瀛俄皆遷秩時大臣建議請一試講  
諸路儒生一以勸文學一以澄汰其偽冒者公仍言  
曰臣聞嶺南校生落講者多願納布助役而大惡名  
隸軍簿至於關西士民則直欲計戶出布云古之人  
有欲試井田於一方者今此戶布之法亦姑試之關  
西恐無不可請詢便否於本路監司節帥監司節帥  
亦皆以羣情甚便為言而臺臣以輕變成憲大擾民



心文章攻之事竟寢廢公歎曰古所謂天下事不如意者十常八九云者豈不信然乎時朝廷將以宋朝豫章龜山延平三賢及我朝栗谷牛溪兩先生從祀文廟公以 聖廟享祀不可不因此時一依明制而釐正上疏略曰本朝兩臣從祀之請蓋自 仁祖乙亥始而至 先朝戊申年間館學復有宋朝三賢並配之議今因 八路同聲多士申請俞命已下陞配且有日矣諸夏無君我為東周不但尊奉我朝儒賢而已雖以豫章延平中朝祀典之所未遑者而皆將舉而祀之則漢晉之間訓誥章句之儒初不當配而今

已為中朝之所罷退者亦安可不趁此時一釐而正之乎今以大明會典明史記事等書考之其抑而祀於鄉者七人直罷其祀者又至於十三人而我國之無鄉可祀者既不可罷十三人之中亦有一二可惜者亦不可盡黜而如荀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古之稱况者必並稱曰荀揚而揚雄既已見黜於揚砥之一言則况安可獨留乎馬融為梁冀草奏殺忠臣李固後為南郡太守以貪濁罪免可罷也王弼祖述老莊與何晏唱清談晉室之亂此其濫觴可罷也王肅仕於曹魏爵至徹侯而以女



一峯集 卷之七 五十一  
適司馬昭又為司馬師畫策討文欽母丘儉可罷也  
杜預為司馬炎謀主守襄陽行魏遺且盡殺江陵人  
為臣則不純以將則不義可罷也何休所註春秋黜  
周王魯又註風角等書班之於孝經論語此亦異端  
邪說之流可罷也至於七十子之中論語則稱申張  
史記則作申黨其實一人而今者以張祀東以黨祀  
西二位之中一則可去也公伯寮則非家語所載而  
又是毀子路者則此卽子服景伯之所謂力能肆諸  
朝者此又可去也蓋此刪黜之論初起於宋濂之議  
益著於程敏政疏而卒乃見施於嘉靖大正祀典之

日我國則初未知有此至我 宣祖朝先正臣趙憲  
以質正官朝京始聞而避之東還之日卽上封事請  
從中朝之制其後故相臣李廷龜為禮曹判書適當  
五賢從祀之禮又請釐改廟享一如明制而時事擾  
攘未克聽施廷龜尋亦罷免識者恨之夫進退羣言  
斟酌美備舉前日未遑之事完一代莫大之典者亦  
安知其不有待於今日乎義旣近於從周則輕罷之  
議非所憂也事且關於正名則濫躋之譏亦將從而  
息矣 上令禮官廣詢于大臣及儒賢大臣儒賢議  
亦與公合遂 命一依公言而陞黜焉於是 廟享



一筆集 卷之七 五十二  
祀典始克正矣嘗侍講毛詩甫田章言曰甫田言妄  
作妄想之事婉孌言循序以進之意雖以道路喻之  
千里之行起於足下凡事循序而行則自可漸致其  
極故朱子亦以為行一步斂一步着實做始得言事  
事固宜着實做工也以甫田言之先小而後大則雖  
大可治人君治國之要人臣任職之道亦猶是也後  
世之事每患作輟無常而吾東方人物最不能耐苦  
凡事鮮或着實做得此最可戒也又曰古之為政愛  
民為大雖二代之治其要莫過於愛民漢之文帝亦  
以愛民為務故能致少康之治景帝則亞夫之死吳

楚之反大為其政令之疵而亦能愛民而富庶故能  
與文帝並稱後世人君政令施措之間必以愛民為  
心而耻其不及三代則三代庶可追也又講周詩鴉  
鴉章曰武王既崩成王幼冲人心危疑未定國家形  
勢比如鳥巢未定風雨又從而搖之則其作詩而諭  
譬之者安得不汲汲乎周室三聖相承積德累仁宜  
若無他憂而猶且多難如此人君不可以祖宗積德  
之厚為恃而小忽也成湯之後至太甲而已衰若非  
伊尹則亦幾乎喪亡為君甚難豈不可懼乎又因裁  
省進戒曰國計民憂每每如此支保之道只在於省



一舉集 卷之七 五十三  
費節用故去年減貢價至於萬石三南之自本土出  
價者亦幾減萬石即今進上物種又將蠲減此後更  
無可減者而 國家如有不時之需則當自戶曹辦  
出而戶曹宣惠之所用亦皆出於民此不可不深念  
也今年望來歲豐熟而來歲又或如今年則將何以  
繼此者辛亥以後不被大侵者不過一二年連歲蠲  
減不成模樣自 上必額深加軫念凡干需用勿使  
一依常時一事興作必慮害及斯民則其效愈於蠲  
減諸後矣又曰今年被災諸路同然而嶺東為尤甚  
民將無以為生一依丙午年例停減朔膳似宜而事

係進上不敢直請 上命一依丙午年例停減而  
兩慈殿朔膳只令惠廳料理封進焉時當 仁敬王  
后祥期禮官依五禮儀以祭後即吉為請公言今士  
夫家若值諱日則例以素衣帶終其日祥日即吉實  
為未安昔在 仁烈王后小祥變服時祥日則仍着  
淺淡服至翌日乃服吉云依此定行恐合情禮 上  
命於祥後翌日即吉冬辭遞吏曹移判禮部俄拜左  
贊成壬戌春又兼兵曹判書訓練大將復帶判義禁  
從容言于 上曰向來被罪諸人分輕重竄謫者已  
至三年日月寢久負罪者自當有革心之事而一向



竄置亦必有冤鬱之氣至於年八十之人雖罪名關  
重不能全釋移配峽中不至死於邊荒則幸矣自  
上斟酌重輕開示生路則其中絕悖者雖不知感亦  
豈無能知君恩者乎仍言洪宇遠李表年俱八十姜  
碩賓在謫飢餓並宜量處而臺諫復爭執如前公說  
不得行矣公既再任本兵復以戶調既不得行無以  
平法均後而兒弱族隣今又查蠲徵布軍額日縮而  
蒐補無策歲捧太減而經用難繼不可不變通軍制  
以掇其弊遂請併訓局別隊兵曹精抄料其精壯而  
合為一營名以禁衛而屬之本兵更休番上一如舊

制仍刊其餘丁萬數又請除御營別抄四千又請並  
查中外諸軍門諸色冒屬人丁以填其闕額別籍其  
兒弱以待其成壯而應徭民役亦稍紓矣公嘗以黃  
翼成喜鄭文翼光弼俱是國朝配享名相而翼成嫡  
孫絕嗣文翼庶裔承嫡者伏法請令其門族擇定其  
主祀者又請追授故掌令申碩蕃堂上職以慰南中  
士心又薦林泳吳道一文學博雅請久置經幄以資  
勸講焉五月大拜為右議政兼扈衛大將禁衛都提  
調時濟州儒生等創建書院祀故金文簡淨宋圭菴  
麟壽金文正尚憲鄭東溪蘊而越海入京疏請院額



一書集 卷之七 五十五  
該曹援勿許疊設例而防 啓公言曰此四臣或牧  
是州或以御史出巡或被禍謫配而其文學德行名  
節素為士林之所矜式海外人士亦能尊慕至設俎  
豆之所以為表準之地則誠是表事不可與陸地州  
縣紛紜疊設者比而同之 上命特許賜額時仁政  
殿有兩漏腐傷處將議修改伐材於海島公請隨毀  
葺補而勿大興工役將以明春進豐呈于 兩慈殿  
因災異改以 進宴而如分定宴需選上妓生等事  
次第舉行公又請姑徐以示警畏之道 上皆從之  
冬辛冬至謝恩正使將行 上以災咎荐臻鼎席不

備特 命留公差遣宗宰公請曰臣差謝使彼已知  
之臣若不行更遣他人則固已不信於彼人且今中  
原形勢與曩時有異臣亦欲一遭入往有所覘察臣  
何敢憚於行役而不盡所懷乎 上仍命公往馬時  
吏曹正郎林泳陳疏有所指議而 上留中不下公  
言曰臣未知林泳疏中說話之如何而伏見疏批有  
不用乾斷及干與於其間等語臣始知有所指斥而  
聖批因此而發也向者討逆之時勢有所不獲已果  
有得因一內侍傳達機密之事矣今者泳之疏語想  
或有及於此耶其時逆宗陰蓄不道之心動靜云為



之際自有發露之時賊堅罪積惡盈欲免日後之誅  
反為兇逆之計是時光城與小臣時時相對語及國  
事罔知所為近侍中多有與彼最親者凡干言語旋  
卽密通臣以此事狀欲以言辭直達則左右聽聞必  
有漏泄之患欲以文書 啓達則捧入之際彼必先  
知非徒速禍於國亦且媒害於臣臣反覆思之計無  
所出而宋臣趙汝愚事朱子亦不以為非矣臣得因  
趙秦相為內乘時有相知宦官使南斗杜朴斌輩出  
入相通以至易將之地而鄭元老又相繼上變得伸  
討逆之典當初因此致誤臣非不知其不可且非不

慮後日之弊而當 國家危急之時事勢出於萬不  
獲已也臣見 先朝功臣錄申雲以宦者亦在其中  
又考見 列聖御製則雲以文書出納之人亦在勛  
籍自古及今或出於萬分不得已有此一時權宜之  
道矣今者物議分騰轉加三層一則以為當初事勢  
固然而但慮事成之後仍開此徑也一則士類厭避  
人言欲抽身以為自潔之計一則當初事勢有未詳  
知而興言造謗使被罪者以為口實之資今日所可  
恨者正在於此也林泳博覽羣書頗有識見以其思  
慮之所及畢陳於章牘之中蓋欲自 上防禁近侍



以杜日後之弊也若使其時出納之人恃功自恣則將來之患有不可勝言而為人臣者在於平常之時開此私徑有所因緣則死有餘罪自今以後一切惕念以為毖後之計泳之此疏不必隱秘史官修整日記時不可不取考亟下此疏以示諸臣亦宜矣又曰向者一番人濁亂朝廷士類盡為屏黜矣更化以來朝著清明引進賢良採用謀猷朝廷可以安矣百姓可以寧矣竊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自上尤加勤勉工夫必須防杜漸微日夜警惕終始惟一然後萬事理而庶務舉矣至於用人之際尤當詳慎察其賢

否責以職事庶可無曠官之患不可但以銓曹之擬望而循常調用也明矣古人云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而薰陶德性又云宦官不知名人為可用此皆格言也自上必宜頻御經筵從容講論又於清燕之暇引承接旨咨詢政務習以為常則可以知其為人而亦可知其用人矣蓋承旨職在近密掌其出納其為責任不輕而重矣而向者承旨或有不似之人今後則尤慎其選焉臣聞太宗朝頻接喉司之臣論難事務金汝知拜都承旨三年一日召對陞拜兵曹判書亦粵



先朝徐必遠金時振金壽興久在政院終至大用以承旨擢用非止一二人也卽今玉體安寧及此閑暇頻引承旨講論事務則必有所補益矣臣祖父臣某亦除承旨二十九月後陞嘉善承旨之任不必遽遞須久任而頻接之可以詳其才否也上曰然矣詠䟽當出給而承旨亦當以時引接之矣十月晦日公將啓燕行前一日請對入侍曰臣奉使遠出明當辭朝而明日則拜表出郊之際事多忽忽故欲於今日入侍前席兼陳所懷矣國家不幸年年飢饉小民困悴怨咨朋興朝廷之上綱紀法度日就陵

夷當此之時如臣無似忝居輔相了無一事之敵為今又奉命遠出歸期杳然大臣之職不可久曠仍力請解任又辭扈衛大將上皆溫諭不許公又曰臣頃於入侍時以勤政之意有所仰達矣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云者是名儒引君之第一義而程子之後明儒羅倫又用此語於對策中一時以為格言矣今日引接臣僚不必別創新規承旨持公事入侍之規若復修明則承旨不但書判付而已自上當有時時詢問之事臣下之才能工拙亦可以下燭雖令大臣薦進人才不過只循久次



或不無引進所親之人今若因此接見之舉為揀用  
人才之塗則其人之賢愚才否無所逃於聖鑑之  
下矣臣聞此事項嘗一番舉行而玉堂進講一時並  
舉云玉體想必疲勞而聖心亦易怠倦矣公事  
若簡略則或可兼行而不然則承旨入侍與玉堂進  
講各有其時不必並舉於一時也此後則須頻數開  
筵講論文義而暇則引接承旨裁決時務則兩事俱  
不至妨廢豈不大有所益哉又曰國家經費專靠  
於兩南而今歲凶歉比他消尤甚今日國計若無大  
段撙節之舉則來歲經用決難支過前頭收租案上

來被災邑分等蠲減後則田稅應入之多寡身布所  
捧之羨縮可坐而數矣以其摠數分為十四分以十  
三分為十三朔所用之需其餘一分則別為規外不  
得已責應之資一切堅守毋或濫觴則猶可以支過  
一歲而其於量入為出之道庶乎其有制矣又曰  
國家不幸逆變又出許璽之凶謀情節誠為匹測器  
遠之後設謀凶慘無如北賊者其為驚心可勝達哉  
告變人急於上變未及詳知其情節而徑先上告今  
若慮其網漏一切嚴治則獄事必多濫及若以為事  
不可知而專意輕釋則亦非討逆之道臣意則今此



治獄必須十分詳審凡干係獄之人既已現出賊招  
情節可疑者則固當究覈而其餘無端緒者則只可  
尋常處之蓋失時之人其數甚多而此皆是士大夫  
未必盡入於此謀而人懷疑懼不能自安當初雖無  
所犯因其驚憂疑惑而轉輾自陷於罪戾者亦或有  
之前頭朝家於此等人十分善處庶可以鎮定其憂  
疑之心矣沈粹為人無他技能而自能謹慎且見於  
尹鐫久塞清望如此之人寧有不可用之理而纔入  
銀臺重遭彈劾豈非過當之甚乎大抵新進喜事之  
人最害於國事如宋之梅詢曾致堯輩豈不是人才

而李沆以浮薄不可用之意言於宋帝蓋惡其為人  
浮躁喜事也今之居臺閣者皆以搏擊為能事以為  
崖異自銜之地如此之人最宜抑絕以警其喜事之  
習也今日朝臣若聞臣此言必責之以偷惰斥之以  
模稜而臣之愚見以此為甚害也又言睦來善在其  
儕流中持身清簡可復置之六卿睦林一疏語固非  
而此亦出於心懷不平不可以此久廢亦可收用又  
曰 國家用捨如此不足以服人心故失志之人益  
懷不平而一國之內此輩殆過半焉豈曰不多而舉  
皆廢棄將無立朝之人則其心之憂疑安得而不然



乎其在 國家用人之體亦須蕩滌瑕垢一體調用  
方可合於廣大公平之道矣臣累以此意言於大臣  
而不得見施頊又與閔鼎重言及此事則其意頗以  
為然矣洪宇遠李寰竄謫多年罪罰已行矣而年皆  
八十朝暮將死今者許璽之父亦以年八十得免其  
緣坐之律則獨於二人之罪何可不為之寬恕而使  
之終死於謫所乎又言湖南擇帥事及海西設鎮諸  
便宜 上曰縷縷陳達無非切實而新進浮薄之習  
誠為卽今病痛矣三南被災尤甚稅入無多嗣歲之  
計罔知彼為若依卿言而為之可以着實有效矣洪

宇遠等事獄事收殺後當問于他大臣而善處之矣  
公之言一邊人之可收用洪宇遠等之可寬宥前後  
申奏至再至三而至是而其言益切公之持心和平  
不為己甚之論於此亦可見矣 上又謂公曰當此  
人心波蕩之際卿又奉命遠出心甚缺然故當初特  
遞使職矣卿必欲入往故不得已差送明當發去冒  
寒遠行其慮不可言矣萬里行役無事往返予所深  
望也明日拜表之際自至日晚必未從容欲於今日  
相見而卿又請對入侍故茲諭予懷矣公曰臣行似  
當於三月間回還而遲速姑未可知臣雖遠去 國



家之事不可暫忘臣豈得安於心乎公之當行進戒  
懃懃懇懇之忠 聖主臨遣恩諭惓惓戀戀之寵可  
謂兩至而非他羣臣所能及焉公以是年十二月入  
燕以癸亥三月復命 上引見勞勉公仍啓曰臣還  
到灣上始伏見邸報中 宣諭備忘記其所以軫恤  
災荒憂念元元者懇切惻怛有足以感人心而回天  
怒者邊上愚氓獲逢盛舉無不歡忻鼓舞以頌 聖  
德而其中亦不無惠澤不均反有憾於天地之大者  
蓋西邊糶穀固有元會與管餉之不同而各邑前規  
初未嘗分而二之當其放散也一時並給及其還捧

也又必先填於元會之數元會既盈始錄於餉穀故  
元會科文自前甚少而餉穀積逋每患增多矣今聞  
海西各邑朝家只許蕩滌戊午元會逋穀而不及餉  
穀故蒙恩者絕少西民之以不均稱冤其勢固然矣  
今者蠲後 宣諭之舉實是無前之大惠豈可使此  
舉措終歸於有名而無實者耶西之民勞役甚重  
又不可不別操軫恤海西戊午茶糶穀無論管餉與  
元會今宜一併蕩減而關西清比五邑之庚申條及  
清南六邑之丙辰條逋欠亦不可不一體變通而平  
山縣虛錄米穀累千亦可蕩滌 上並命蠲之公又



曰臣行到海西之境道內民人父老等以 聖明洞  
燭遠外民情特減本道五十收米之後負抱稚弱擁  
路歡呼願於臣等復命之日替達其感戴欣悅之意  
處處相聚攢手崗祝者無慮萬有餘人臣誠感歎及  
逢黃海監司宋光淵始聞戶曹有追陳難堪之意臣  
復致訝今到 闕下取見該曹啓辭則果有貢物各  
種直納之請該曹此舉亦出於貢價之難辦而以  
國家大體言之朝而蠲減夕而還徵海西人心將從  
此而大失萬餘石米穀猶可拮据而復聚十餘種貢  
物雖姑減去而猶可為國數十餘萬人心誠難一朝

而復得矣依前 特教而減除實合事宜矣 上曰  
特減之命既已頒布而旋請還徵實為失信之大者  
仍命依前蠲減焉公又請蠲尚方奴婢新推徵貢者  
又請令義州造車而其制一倣中朝車制行用於遼  
瀋者而為之搬運赴燕卜物以採雇賞夫馬之弊  
上皆從之公又於數日後從容登對備陳彼中形勢  
如軍容盛衰關防罷設政治得失用人當否號令氣  
勢之所逮及舉措習俗之所務尚以至西獫南寇之  
強弱緩急山川道里之險易遠邇無不一一列白如  
指諸掌不但以沿路所聞見者謄諸狀奏而已時朝



廷方有 太廟追謚之舉 命再詢庭臣而公適請  
暇省掃先隴在外 上特命待公還朝一時間議公  
惶恐陳劄略曰 太祖世室加上 尊謚之舉既已  
再次詢議而定之矣致仕臣宋時烈前後劄論本出  
於尊周扶義有感乎今日之時勢而今此朴世采  
筵席所陳之言又慮其致隆之際反乖於詳慎提起  
威化一事亦恐有失於微顯前後之分則此其說宜  
若不可棄者前代開創之君如漢高帝功烈最盛其  
為義帝發喪縞素興師者豈不樹萬世君臣之大綱  
而其時臣子之追稱功烈者只曰功莫大於高皇帝

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廟制一定雖未嘗舉某事稱某  
謚而如發喪等事固已包括於褒揚頌羨之中矣今  
我太祖廟曾上八字之謚實是我太宗與一時  
諸臣定議以盡致隆歸羨之義者其於 太祖功德  
亦已無所不包恐不當更有所加於 太宗朝所上  
之謚也况今 宗廟樂詩中如順應寵綏二章俱載  
回旗之烈以侑歌於獻饗之際而龍飛御天歌第九  
第十第十一三章又皆專詠此事此正可與周頌諸  
篇及文王生民之用之於祀享釐胙之禮者匹休而  
並羨今雖無加上數字恐亦無所憾者矣臣竊伏聞



太室廟主皆不用粉面之制但於木板上墨書漆畫而已自古傳言廟主一題而不用不改刮削之事云者蓋以此也今者太祖世室方有加謚之議若令此事果得舉行則此與定宗廟號時不同惟以玉冊進號更於祝板添書而廟主則仍舊題毋改實為合當矣且神懿元敬兩王后皆稱王太后者乃是高麗贈后之舊制今若考諸麗史則必有可徵之文矣元敬薨逝於世宗受禪之初其時草創經制未定故其仍用麗制者如此以此論之誠為天合於本朝典禮者矣而其後列聖相承儀

制漸備享祀之典蓋多追改然且不敢遽議於改題之事者豈不以神道尚靜而至敬之地恐不無褻瀆之嫌而然耶此等節目亦不可不十分敬慎究度而處之矣朝議竟追上尊謚而廟主仍舊題不改蓋用公議也時因歲歉議省三南大同貢價過多者定為永制都民掌貢者以減削難支頗騰怨謗儒臣朴公世采陳其不便仍言貢案之當改上以問公公對曰貢案釐改之說自先正臣趙光祖李珥諸人時已有之此則因燕山暴虐徵斂無藝厥後因循未即改定故諸儒皆以此為寬民之急務而及至壬辰



一峯集 卷之六  
之後六七年之間八路俱創無論先王善政及昏朝弊法舊日賦民之制則皆已蕩然矣癸卯年間始為改定貢案而嶺南下道久淪於賊藪湖右一帶獨免於兵禍故嶺南之役盡移於湖右湖民嗷嗷如在水火此辛卯大同之法先行於湖右者也李珥所論海州貢物之法只是一結一斗故臣權盼所嘗磨鍊者則亦以一結三斗五斗為式此則蓋欲只應貢物之後故收米甚少而辛卯行法之初臣祖父實主其事以為貢價之外若使本官復有徵捧於民間之物則籍此侵擾亦必多端遂並與官需客供及不時責

應之資並入於春秋所捧之中而收米之數遂以十斗為限湖南大同又行於十年之後而其地米穀頗賤以五斗作木則不堪行用不得不以七斗作木而京納之後用之以五斗之代今雖捧十二斗其實則與十斗無異矣嶺南則又行於二十年之後以其道里絕遠海路又險慮有臭載再徵之患且以船價尤多之故比湖南加捧一斗為十三斗諸道收米之多寡不同蓋以此也今此裁省之舉出於臣奉使出疆之後雖未能詳知曲折而第臣意則辛亥以來權減已多庚申秋間又取應用十五萬之米各減十五分



卷之七  
六一  
之一減分之數至於一萬餘石而今此裁省恰與此數相準則今不必別為新減而只仍舊貫行之則人聽可以不驚衆心可以還鎮矣舊定貢物之價雖曰過多凡干物種賤於當節者肯節則貴輕於少辦者多得則難或有一輸而無弊亦有累納而見退些少疵點皆不中於國用則此其價之不得不多也國費漸廣元貢不足故外多納名曰加用而戶曹又不給價至於無典僕各司則常時使役亦責於主人無異人奴料布不給而曲為應役無敢逃避者以其所受貢價之多也近來科舉甚頻輪回應辦為費最鉅白

徵於主人輩其數每至於累百金而彼不敢呼冤俛首而為之者亦以其價之多也今者責役不減而獨減其價則實是招怨之道也臣故曰因用減分以過目前雖似苟簡而實則無弊考較裁削盡節浮費雖甚釐齊而民或不堪不如從容講究只省其最緊者而依前減分用之為好矣 上命姑徐其裁減而只去其尤甚者焉先是兩司論誣告人全翊戴用反坐律而仍論御營大將金益勲密啓兒房希功覲賞削黜門外至是因審理放釋副提學趙持謙啓請還收而至援公以為證公疏辨其前後委折仍及益勲不



必深罪而臺議輾轉乖隔持平俞得一引避語侵公  
上以得一凌踏大臣特罷其職公言於 上曰得一  
因臣劄首先引避而至於罷職臣誠惶感况 聖批  
中有賦性邪毒之教似此文字誠為過當竊恐有害  
於 君上辭命日昨儒臣亦嘗請改四字此則不可  
不速改也 上從之公嘗以庚申以後一邊人盡遭  
黜退而舊臣當朝必須大小協心新舊同寅沮抑浮  
議恢張公道徐徐收拾被譴人中過微才著者參互  
甄用無間彼此然後庶可以調和鎮定共濟國事而  
趙持謙等與一隊名流論議大激先於自中顯有老

少分朋之漸公甚憂之適尤菴宋公承 召入見出  
寓近畿因臺臣避辭有不安於心者倉卒徑歸公遂  
白于 上曰近來朝著不靖分割門戶有各立私黨  
之漸而自 上深嚴九重之中只憑章疏之論奏其  
何以盡燭羣下之情偽乎我國不幸東西偏黨為百  
年痼疾此其人豈皆全昧於共濟國事之義而各牽  
私黨以至亡國亡家迭相攻擊世為仇敵牢不可破  
而卽今若干朝臣中又為分黨排軋以搖朝廷臣於  
頃日請 上敦勉在告之大臣者非為公務浩穰難  
以剴決盖欲協力共議以為調劑之地也臣久欲陳



達而或冀有鎮定保合之道且慮有轉益乖隔之患  
故隱忍至此矣今則一事二事漸至壞誤誠可寒心  
朴泰維性本耿介固守不易而頃日上疏亦言人之  
所難言實近來所罕見者但其廟禮一欵若於當  
初詢議之時各陳所見固無不可而至於議定禮舉  
之後又何敢更為追論乎且其上下皆知其非等語  
專出於臆逆而大意終歸於侵及獻議之老臣此何  
道理乎疏中此語雖未上徹既經縣道為公人之  
所見而傳諸搢紳播於中外今則已成國言矣如是  
狼藉之後仍復置而不論則是不幾於全無是非耶

李宏之欲論罷其職者實是斟酌輕重之言也罰行  
事過之後自當收叙仍前顯用有何不可而大司諫  
申琬牽繫黨私無少顧忌直以深刻已甚而斥李宏  
而遞之似此處置誠甚乖當矣臣竊見近日時輩一  
種言論人人皆以為我亦尊慕老師云而夷考其情  
狀類皆陽尊陰斥排竿不已此乃一世變也宋時烈  
以累朝禮遇之臣國家待以賓師而一二小官如  
是侵侮則施以薄罰烏可已乎近日之事申琬適當  
大諫故處置如此而朝著之間舉措顛倒其不佳之  
甚者趙持謙吳道一為最而持謙則自上特除大



一筆集 卷之七  
司成在渠之道固當盡心課勸舉職不暇而不惟不  
此之圖憑藉師長之威尊沮抑多士之論議同己者  
獎進之異己者斥罰之署置齋任皆出私意頃於宋  
時烈徑還之日館學儒生終不得為一番勉留之疏  
者皆持譙之所沮撓也誠不可一日置諸師儒之長  
也且持譙以館官朴益茂陳疏議已引嫌呈告已有  
日矣聞李宏出仕欲論朴泰維汲汲出謝入叅 召  
對乃以泰維疏中措語極口褒獎此不過欲使 聖  
上先知渠輩之論議不信李宏之彈劾其所用意殊  
甚無據矣持譙以名家子弟文藝夙成志氣果銳臣

常愛惜以近來所為觀之則如是異常以執拗之性  
為縱恣之事他日得志恐誤國事也吳道一則前為  
銓郎時所引進者皆是私黨而排擯異己至為已甚  
宋時烈亦以為非故道一聞而銜之及俞信一事出  
而汲汲製疏以給李東郁使之伸救道一本以宋時  
烈門下挾冊問字之人陰主排斥之論時烈門生方  
欲為師陳疏辨明而道一自為一邊與之角立甚可  
駭也韓泰東為人固執且有疎讜之節而頃日製進  
領相 批答也以眩惑疑捱間構已成心苟無瑕等  
語為言凡代撰王言之道當以 上意所存者推行



一齋集 卷之七 七十一  
撰出而秦東插入別語顯有譏斥之意身為掌製之  
官代言草 教何敢如是乎此三人者不可不略示  
警責以為鎮定朝著之地矣臣之此言實出於深慮  
國事之漸非蓋不得已而發也而少輩聞臣之言必  
多有憤然不快者矣然臣名位已極本欲求退因此  
獲退亦無所恨矣昔在 宣祖朝故臣金應南以承  
旨斥補濟州 下教曰予愛應南之勤幹常以為能  
察職事今乃締結朋比予實痛之若於日後改過自  
新則未必不更為親寵也其後應南官至左相今此  
數人者若能自悔其過盡去徇私植黨之心則雖更

至大用亦何不可乎 上曰東西分黨已成痼弊常  
以為慮卽今自卜又為分黨打成一片至於如此大  
臣所陳沮抑鎮定之言誠為得宜而譴罰太過則又  
必至於轉激未知何以則可為參酌得中之歸乎公  
仍請遞申堯罷秦東持謙職出道一於外邑 上皆  
從之時議譁然警毀公以將構害士林至謂公於  
上前呼召小宦取進官案指定吳道一所補邑名蓋  
公初請道一之當外補也 上未詳嶺邑遠近目小  
宦使進官案而史官金洪福錯認輕泄以致外間流  
訛公驚懼白于 上洪福陳疏自列兩語又不稱停



一舉集 卷之七  
公又上章陳辨且曰臣嘗聞國朝故事故相臣沈連源之請退金汝孚諸人也俱至削黜先正臣李珥之請出金孝元也初亦補塞邑至於臣先祖臣某請罪李時措也亦至付處則今此一麾之行俾得逍遙於海山者其於道一非不幸也豈料此事訛傳浪播終乃至於為誣人構人之一資芥耶 上以洪福咫尺筵席構袒虛無使大臣不安其位 命削職黜外公又因朴公世采陳疏上劄略曰臣伏見大司憲朴世采疏本蓋為趙持謙只道一等受罪罷斥而發而其所以稱舉錯枉直之辨語殊激切第未知所指以為直

者誰歟枉者誰歟今若指持謙道一而為直者則其為持謙道一之所陽浮慕而陰排之者亦可以為枉者歟加大凌長敬老之風已衰順非堅僻朋淫之迹日彰而時議所附互相崇長使今日朝著有腹心先潰之憂者是果誰之過歟山林讀書之人多不慣於世情徒以一時歸趣牽繫戀顧而終或至於見鐵稱金認賊為子則亦安知時往年邁受人反覆如今日之於老師歟抑臣於此又有所慨然自歎於心者憲臣於臣為外黨至親生平慕悅有信恒人頃得同朝其喜可知亦嘗有協心酬國之約矣今乃以意見差



殊言議相掣此豈宿昔之所期耶時議又因此謂公  
侵攻朴公公又陳劄曰臣劄中三節初論被罪兩人  
之枉直次言時輩之慢賢喜朋私相崇長亦無非兩  
人之過者末乃言憲臣不慣世情恐有受人反覆之  
事其上下文勢俱可按覩則此不過質難違復而已  
非有所侵攻也且臣於憲臣以親戚情義言之則卽  
臣尊屬以朝廷事體論之則為世大儒此豈有侵攻  
之理乎况臣方言時輩慢賢之失而輒復詆排憲臣  
則彼既為裸我復為浴尤非臣之所欲為者也 上  
答曰卿之劄辭夫豈有侵攻儒臣底意而媚嫉之輩

勒加情外之說欲售侵逼大臣之計良可駭異於卿  
亦不足掛齒牙也卿其安心焉公以先忠肅公葬兆  
術家多言其水泉可懼欲為求山遷厝計陳情乞暇  
兼請浴椒 上特命帶去書雲地官又令御醫賣藥  
隨往蓋異數也公以七月出揚根八月來住江舍未  
及還朝館學生黃霽等十餘人受時輩意旨乘公在  
外上章詆公極其醜悖外託尊賢為言而內實為退  
斥數臣者而雪憤 上震怒初命遠竄霽旋因大臣  
言只令停舉 特遣承旨敦諭公公附奏其不可留  
者三不可不退者二而繼又上章申前請辭意懇至



且曰臣之前日請退斥當路數人者本欲以鎮其浮  
裁其汰以無異其陰陽以協之中正之道而已而顧  
其朋類互扇疑怒交行乖亂掀翻日以益甚則譬如  
馳泛駕之馬而且鼓以致駭揚束薪之火而復燎於  
秋原其所以救之者適所以禍於國也此實臣誤事  
之罪也 上批曰噫今日之事實是前古之所罕聞  
國家之大不幸而抑又念卿情事誠有所憾然者嗚  
呼疇昔權奸用事勢焰薰熾逆節萌生之日其能夙  
夜焦心竭誠扶護使 宗社得以再安善類得以彙  
征者伊誰之功而惟彼峻激之輩以無景仰之心輒

生侵逼之計構捏請張無所不至洪福唱之於前齋  
等和之於後致令身佩安危之大臣情迹危蹙蒼黃  
去朝而後已豈料人心世道之薄惡一至於斯耶不  
覺痛歎幾忘寢食也仍念當初危急存亡之秋寡昧  
之所依賴仰成者惟卿一人而已故於承旨傳諭之  
批略示決不可捨予起視之意矣誠意淺薄既不足  
以挽回避心繼又露章自列辭意之痛迫愈往愈切  
缺然慚慙罔知為喻更遣近侍悉敷心腹亟體至意  
安心勿辭須速就道以濟時艱又遣承旨傳 諭而  
公又連章苦辭至於六七而不止 上四遣承旨別



論六遺史官傳 批前後 聖旨愈往愈隆而公之  
乞解亦愈切 上不得已又遣承旨諭公許遞曰前  
後別諭及章劄之批敷心腹腎腸庶冀其幡然改圖  
者誠以國勢阽危身佩安危斷不可遽因媚嫉輩搆  
誣之言決意退休袖手認視而仍念疇昔權奸濁亂  
危疑多端之日卿獨扶護王室心勞力瘁小子之尊  
信仰成實非平時大臣之比此所以縷縷敦勉愈久  
而愈懇者也第惟誠意淺薄竟不能挽回遐心異辭  
益切只增其不安之端予心之愧惡已不可言而抑  
有乖於慰安之道且頃於疏中有奉朝請備顧問等

語則固知以卿武侯之忠貞其憂國愛君之至誠不  
以釋負而有間故本職不得已姑為勉副以安卿心  
亟體寡昧如渴之志須念時勢之孔艱從速上來毋  
孤企望以慰予心繼又遣都承旨諭公以亟還朝公  
感激 恩命以十月始入謝 上即命引見慰諭再  
四 天顏和悅 玉音諄切至有卿今入來予心喜  
幸何可言之 教仍命久留京邸共圖國事又 下  
詢海防措置事公縷縷備陳情勢之不安仍言曰以  
國家言之無敵國者恒亡以朝臣言之有忌憚則不  
敢放肆曾前忌嫉臣者甚多而亦不敢決退者以朝



無推委之人故隱默而不能去也今則國家倚任之臣布列朝端今臣在位別無所補且臣於頃日妄論數臣以致羣議之囂然若待旬月周詳相議則豈無善處之道而苟有所懷何可等待畢陳底蘊未免顛倒雖前日不是持謙等者亦言臣刻論之失此皆臣之自取也臣厚蒙國恩異於諸臣國家休戚相與終始區區私分不敢煩達而臣豈同旅進旅退之人哉國有事變則臣不暇他顧即當入參而至於聖教海防之策亦是國家重事苟有所見在京在外敢不盡心備陳乎上曰挽留京邸欲與議事而

議事與朝請卿欲入參而終有退去之意予心缺然卿有休戚與同之義當此國事岌業之日予獨倚卿卿亦不可忽視國事留與共事是予望也公惶感不敢辭仍言史官金洪福緣臣被罪至於削黜相臣雖重不可以相臣之故而重罪史官臣則罪名昭雪而史官尚在罪黜中收叙似宜矣上以洪福罪名非尋常無妄之比削黜亦未減終堅執不許公以經營先墓遷兆是月又請暇出揚根聞上體有痘候謁蹶入城與藥房諸提調夙夜直宿禁中同參議藥上候復常命子弟一人直叙六品職別賜廐馬



一  
卷之七  
七  
綵段 恩賚踰常十二月 明聖王大妃昇遐公承  
命製進行狀於例賜賞格外又 特賜厩馬甲子春  
因馬島詐書中外騷擾 上詢問諸宰以備豫之策  
公具言倭書雖巧詐難信而 國家形勢多有可虞  
者人才不可不收拾民心不可不固結海防不可不  
修勅而凡事處置得宜則民心可以結海防可以固  
矣而處置得宜亦有其本今當以行某政做某事可  
以固結民心者令諸臣條陳而講行焉又於中外別  
薦人中先擇其可用者而試用之以為收拾人才之  
地又言金洪福久在罪廢史局又缺員今可叙復韓

泰東代草王言下語差失元非大段罪過趙持謙事  
前日固已陳達而此皆素有文翰廉潔而亦不免為黨論  
寒貧者也古之人或有行誼廉潔而亦不免為黨論  
者當此人才竭乏之時此等人豈可永棄不用乎臺  
啓既停事且經歲合有收用之道矣 上命卽叙洪  
福而持謙奉東等亦長第叙用焉公又請重諸路守  
宰虛錄捧糶之罪又請停湖西量田以待秋成又請  
又以忠州為邑左對清州兵營右得南漢上流形勢  
於湖西一路最是要害請設獨鎮置數千軍兵以為



一峯集 卷之八  
陰雨之備又論禁衛大興兵餉事宜有所廢置 上  
皆從之而惟忠州獨鎮朝議難於新設未果行焉公  
自在本兵時每慮兩西戎事之尤蕩然無備而迫於  
清國不得顯言治兵請密於關西清北海西山郡諸  
嶺扼要害及直路有餉屯處并設鎮置將前後凡十  
數築保障以控扼險阻團上兵以教習戰陣廣屯田  
以稍儲軍食至是又言於 上曰近來水旱連仍各  
邑儲蓄一空此最寒心我國三南外惟關西土地最  
為膏沃如近海三縣及安博定義等處有舊筒廢堰  
民不蒙利而實合耕墾者甚多若令本邑許民開墾

盡力耕耨則數三年內可得累萬穀物請令道臣亟  
許民耕墾以為厚侍糧餉之地 上以事甚便好  
命分付監司劃卽舉行公之此計蓋欲如棗祗任峻  
之於許下廣屯積儲以備不虞非欲規一時之利以  
盡地力而已夏公又請暇往瀟川臨行 上賜對温  
諭曰卿於前冬以遷葬受由而適值國家多事未克  
為之其在人子情理誠甚惻然故今又給由暇而卿  
以勲戚大臣寡昧之倚毗惟卿一人不宜久出郊烟  
費了時月定葬兆後趨速還朝之意欲為親諭故使  
之留待矣公謝曰 聖教至此惶恐感激不知所以



一峯集 卷之七 七十九  
為對也臣今出去而幸有賜對之 命瞻望 玉色  
勝於未經痘患之時下情喜幸何可盡達孝思無窮  
之中卽為視事亦所難強而前頭暑熱漸盛則視事  
例有頃稟須越此時頻接儒臣最為先務 聖體纔  
經重症雖不可逐日賜對時招講官或討論經書或  
講磨治務則竊恐無害於調攝而於自己分上大有  
進益動靜之間必須省念焉 上曰子當為卿留意  
焉公在鄉連患瘡疔彌月不愈又陳疏更請長暇  
上遣近侍諭批曰卿之去朝已過數旬缺然思想曷  
有其已須體至意益加調息時時出入公會與論國

事是所望於卿者卿宜念哉公俟病少閑罷勉入城  
而頭瘡未完久未造朝九月 上引見大臣諸宰謂  
曰禁衛營新設屬於本兵事體之重有異於前而以  
祖宗朝故事觀之多有大臣兼察本兵之時清城府  
院君金錫胄屢經將任備諳軍務且有勲庸為國家  
所倚重特兼兵曹判書遣史官傳諭公三上章固辭  
批旨敦勉牌招促授符蓋大臣兼判六部雖有 祖  
宗朝故事壬辰以後百年来所罕有者而 特命公  
兼摠本兵其倚仗眷重之者至此而愈加隆矣先忠  
肅公前後任本兵七年兼帶諸司劇務十有六積瘁



勞成病公亦任本兵七年兼帶諸司一如忠肅公而  
又重以文翰絲綸之任獎精殫力曉出夜歸又當時  
事抗掎之日過用心慮仍患痰火及是而已積漸沉  
痼公猶力疾供務是月十九日夜猝患右臂不仁呼  
醫問藥仍而痰壅竟以二十日曉告終于寬平洞第  
之正寢享年五十有一 上聞公疾亟急遣中使馳  
問未復 命而遽以訃聞 上震悼下教曰清城府  
院君以喬木休戚之臣當國家危疑之際竭誠殫力  
誅除兇孽使幾危之 宗社得以再安其蓋世之勲  
庸貫日之忠貞實無愧於古人而亦可質於神明矣

及其更化之後凡所以訏謨廊廟協輔王室者無非  
一斗腔血中流出此誠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豈  
料國家不幸方切倚信仰成之辰凶聞遽至幽明永  
隔耶驚疑莫定慟悼難抑嗚呼彼蒼者天奪我棟樑  
國將奚賴予將疇依興言及此不覺長呼一聲涕下  
沾襟也其令一等禮葬祿俸亦為限三年仍給以表  
予意而凡于喪需各司官負躬親進排俾無一毫未  
盡之悔 上遂舉哀于熙政堂悲慟慘慄左右莫敢  
仰視舉哀大臣之喪自 世宗朝再行後廢閣數百  
餘年至是始行云輟視朝三月初 命進素膳五日



一舉集 卷之七  
因承旨陳啓進二日別遣內使護喪出 大內題湊  
瀝漆賜尚方錦衣自含襚絞衾以至舉紼諸具 命  
羣有司各以其物庇事特遣都承旨吊孤 三殿又  
遣中使致吊又 命書雲觀別遣地師數人擇定葬  
兆而久未定特 命賜 國陵置簿中不看審一處  
以完襄事遣禮官致祭又遣內使別祭又 命發引  
後日祭及葬時諸奠並令沿路官辦焉嗚呼此可以  
觀 君臣始終矣哀榮之典 國朝以來勲舊大臣  
無有及此者上自公卿大夫庶官流品下至官司吏  
隸市井民庶以及窮鄉村氓聞公歿莫不驚愕嗟悼

雖一時論議與公不相能者咸以為國其如何緩急  
將誰仗乎大小武夫將士亦無不失聲相吊如失所  
歸而其部曲偏裨受恩重者或心喪或持服如喪其  
父兄訓御禁衛扈衛諸營將校士卒及各寺掌貢物  
人等皆來哭奠盡哀而去蓋公曾建議變通諸司弊  
瘼尤甚者使掌貢者有所支保也發引之日望於郊  
外執炬而送者連亘數十里填街咽巷悲號震野此  
可以觀公德愛之入人深也以十一月初七日永寧  
于抱川新坪里旺方山子坐午向之原前夫人全州  
李氏卽右議政李公厚源之女無嗣後夫人黃氏昌



原望閩府尹一皓之女文每公慎之孫也有一男道  
淵辛酉生負曾授叅奉娶東平尉鄭載崙之女公長  
不踰中人而體貌豐碩廣頰美髯眉眼秀朗為人寬  
洪沈厚明達周慎重遲而警敏和易而莊毅言笑以  
時動靜有度平居凝默喜愠不形人莫得以窺其際  
涯臨機應斷懸合事宜物莫得以遁其情偽其居家  
也承事忠肅公與申夫人融融悅豫未嘗離側及遭  
大故哭泣毀戚盡其節祭奠襄奉盡其儀以至封植  
塋宅顯揚墓道無不盡其情禮日必晨起謁廟每於  
節祀雖公務鞅掌頻乞暇省墓奉先追遠古誠克慎

凡遇祭祀非有疾病大故不使攝也篤父一姊姊有  
病雖貴至台司日來省視醫治盡方姊子女甚多而  
一皆備裝婚嫁不使姊知其匱乏或提育于家而教  
之學或題給臧獲田宅以制其生理推而及於內外  
宗族曲有恩義調恤其貧乏藥餌其疾病常時待公  
舉火者數十家而凡有婚嫁死喪皆來取辦於公家  
如其家至於公歿後數日有鄉族遭喪者猶來促取  
衣衾如平日蓋敦睦至行自文貞忠肅時已然而  
公而愈益篤厚族祖金同樞垓年老家貧公為迎致  
于家旁朝夕供饌味不缺以受學于內舅申春沼最



申公歿後公經紀其家事女已事又刊行其遺集教  
導其表從兄弟多至成立至於踈黨遠屬鄉隣知舊  
救災恤患無不皆然雖平昔素昧者如見有橫淮日  
厄不能自拔者不惜重貨以拯救其急難其汎愛濟  
衆實有范希文郭元振之遺風焉其立朝也一心以  
奉公竭誠以徇國每勸上以勤聖學以進聖德崇  
節儉以裕財用用人惟公而必辨其賢否澤民以仁  
而先察其緩急事為毋尚文具政化惟懋實績而其  
言委曲婉順從容啓沃凡有羨號善令咸歸於上  
一切陳列注措不宣言於外真得古大臣弼違

之大體平生不喜黨偏尤忌激訐自居登巖  
廊推賢讓能一忘恩怨愛惜人才捨短取長常欲以  
打去朋私參用彼此鎮靜浮論保合羣心調劑寅協  
共底和平之域而人心不如我心世道日益險巇終  
不能調其乖激合其渙散而其公忠正平斷斷無他  
之志可質諸神明其見諸施為者建設嶺南六司以  
均民賦請行錢幣於中外諸省以流通其物貨又欲  
設行戶調法以一民役以制國用又簡其丁壯兵籍  
兵以壯諸路郡縣之勢而時勢乖宜論議掣肘沮止  
撓政前後一轍公每慨然為恨而凡係軍國得失



生民利害靡不悉心講究且一弊廢則必通乃已  
得一善策則輒建請乃行入告出議經營籌畫莫非  
備豫經遠之謨而不欲為供一務辦一職斤斤功  
令而已其待將士也先恩而後威軫其寒飢而撫養  
焉察其苦樂而寬假之才俊者擢拔以聳動其士氣  
藝絕者優賞以激勸其軍心有不能則勤教誨之犯  
小過者全掩覆之寧過厚於愛恤不輕施其威怒恩  
信周遍而紀律亦未嘗不申明由是舉國武士咸思  
歸附而樂為之用追慕永懷逾久而不衰其尚文章  
也發源於經傳而折衷于孔秦兩漢諸子韓

柳王曾歐蘇八大家而卒以裁於皇明如濂

洛關閩諸先儒書亦莫不參究博綜擬議化蔚然  
成一家言精深而緻密典實而雅健務去陳言俚語  
自合繩墨尺度用常為新化腐為奇雖短劄尺牘亦  
無凡筆以時嗜讀騷選工於詞賦每一篇出膾炙一  
時其程式諸作世稱百餘年來所未有也詩亦體格  
蒼古法律森整自闢堂奧而尤長於五言長句得昌  
黎遺法性酷好書平居左圖右書手不釋卷雖  
倥傯賓從紛沓之際披閱考校亦不停廢記性過人  
看文字數行具下一年竟日冬身不

今治亂



得... 生... 及... 世... 制... 氏... 系  
族... 壇... 場... 道... 里... 山... 川... 謠... 俗... 以... 及... 我... 國... 朝... 典... 故... 無... 不... 貫  
穿... 該... 洽... 人... 有... 來... 問... 者... 應... 答... 如... 響... 論... 者... 評... 公... 御... 日...  
得... 士... 卒... 心... 有... 逾... 於... 張... 王... 城... 文... 章... 奧... 淵... 學... 識... 淹... 博... 可... 與  
李... 澤... 風... 並... 驅... 而... 公... 則... 全... 備... 兼... 有... 左... 右... 俱... 宜... 三... 聖... 壇  
再... 主... 文... 盟... 遞... 握... 兩... 銓... 復... 列... 茅... 土... 身... 都... 將... 相... 持... 國... 秉... 政  
功... 名... 之... 煥... 爛... 近... 古... 無... 兩... 焉... 而... 此... 未... 足... 以... 為... 公... 盛... 也... 惟  
其... 當... 權... 奸... 濁... 亂... 之... 日... 以... 隻... 手... 而... 撐... 柱... 扶... 持... 之... 讒... 口... 交  
亂... 甚... 間... 百... 端... 而... 公... 乃... 不... 撓... 不... 沮... 屹... 如... 山... 岳... 宗... 使... 宗  
社... 再... 安... 朝... 著... 廓... 清... 功... 存... 澤... 及... 生... 宗... 王... 倚

以為柱石朝廷恃之若華... 四方望之... 以一  
身用捨進退而繫... 國家安危輕重如郭... 隗... 襄... 晉  
公之於唐家者殆十稔矣天不憖遺中途遽奪才不  
能盡展業未及盡究... 九重震盪朝野慟悼若大廈  
之去高棟中流之失維楫則若公生死豈非關氣運  
之盛衰而重為邦國之不幸也耶公少號節齋... 號  
息菴晚號趾齋作銘以見志扁其江亭曰角巾蓋公  
雖緣時事艱虞... 聖渥隆重不忍便... 節...  
為戒寵利為懼角巾歸鄉保全晚節...  
忘... 乙... 斤... 首... 有... 志... 詩... 文



于家公歿之喪日 一孝曰清城

家勲庸德望在人耳目其在酬報

易名之典待其家狀速為議謚祭奉  
最久知公事行頗詳要余撰次實蹟余固知其非其人而亦不可以不文辭謹叙其世系官歷言其績如右寧詳毋簡寧備毋略寧繁蕪而有所刪節不欲刊落而有或漏遺以備當世知言君子財擇以請節惠之典云嘉林後人趙顯期謹狀

一峯先生文集卷之七



